

後

漢

卷九

55

CHINESE-JAPANESE COLLECTION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SEP 20 1992

ChL 2255.17

4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Imaging Services <http://imaging.harvard.edu>

CM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Lab D50 2°	95/0/2	81/0/0	66/0/0	51/0/1	35/0/0	20/0/0	29/19/54	55/39/33	42/57/29	82/4/79	51/50/13	50/28/29					
	38/14/16	66/16/18	50/5/22	43/14/21	55/9/25	71/32/0	62/34/60	40/9/43	52/48/17	31/21/21	72/23/57	73/19/68					

伏侯宋蔡馮趙牟

華列傳第十一

後漢書二十六

後漢書二十六

唐章懷太子賢注



伏湛字惠公琅邪東武人也九世祖勝字子賤所謂濟南伏生者

也湛高祖父孺武帝時客授東武因家焉父理為當世名儒曰詩

授成帝為高密太傅別自名學為高密王寬傳也寬武帝玄孫廣陵王胥後也前

士弟子五遷至王莽時為繡衣執法武帝置繡衣御史王莽改御使督大姦

遷後隊屬正王莽時更始立巨為平原太守時倉卒兵起天下驚

擾而湛獨晏然教不廢謂妻子曰夫一穀不登國君徹膳禮記曰

登君膳不祭肺今民皆飢何獨飽乃共食糲糲糲米也九章義疏曰粟五十糲

分奉祿戶賑鄉里米客者百餘家時門下督素有氣力謀欲為湛

起兵湛惡其惑眾即收斬之徇首城郭示百姓於是吏人信向

起兵湛惡其惑眾即收斬之徇首城郭示百姓於是吏人信向

郡內曰安平平原一境湛所全也光武即位知湛名儒舊臣欲令幹

任內職幹主也徵拜書使典定舊制時大司徒鄧禹西征關中帝曰

湛才任宰相拜為同直行大司徒事車駕每出征伐常留鎮守總

攝羣司建武三年遂代鄧禹為大司徒封陽都侯陽都縣名屬城陽國故城在今沂州沂水縣東

時彭寵反於漁陽帝欲自征之湛上疏諫曰臣聞文王受命而征

伐五國五國謂西伯受代天也必先詢之同姓然後謀之羣臣加占著

龜曰定行事書曰謀及卿士及卜筮又曰文王唯十用故謀則成卜則吉戰則

勝其詩曰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兄弟曰爾鈞援與爾臨衝曰

伐崇墉詩大雅也仇匹也鈞援梯所引上城也臨臨車城也崇侯偃偁紂為無道故伐焉崇國城守先退後伐左氏傳曰文王

二陛下承大亂之極受命而帝興明祖宗出入四年而滅檀鄉制

五校降銅馬破赤眉誅鄧奉之屬不為無功今京師空匱資用不

足未能服近而先事邊外且漁陽之地逼接北狄黠虜困迫必求

其助又今所過縣邑尤為困乏種麥之家多在城郭間官兵將至

當已收之矣大軍遠涉二千餘里士馬罷勞轉糧艱阻今兗豫青

冀中國之都而寇賊從橫未及從化漁陽自東本備邊塞地接外

虜貢稅微薄安平之時尚資內郡況今荒耗豈足先圖而陛下捨

近務遠棄易求難四方疑怪百姓恐懼誠臣之所惑也復願遠覽

文王重兵博謀近思征伐前後之宜顧問有司使極愚誠采其所

長擇之聖慮已中土為憂念帝覽其奏竟不親征時賊徐異卿等

異卿即獲索賊帥徐少也當平連攻之不下富平縣名屬平原郡故城今棗州厭次縣也唯云願降司

徒伏公帝知湛為青徐所信向遣到平原異卿等即歸降護送

洛陽湛雖在倉卒造次必於文德曰為禮樂政化之首顛沛猶不

可違顛沛猶是歲奉行鄉飲酒禮遂施行之其冬車駕征張步留湛

居守時蒸祭高廟祭曰而河南尹司隸校尉於廟中爭論湛不舉

奏坐策免六年徙封不其侯邑三千六百戶造就國不其縣名屬琅邪郡其音基後

南陽太守杜詩上疏薦湛曰臣聞唐虞臣股肱康文王曰多士寧

是故詩稱濟濟書曰良哉大雅詩曰濟濟多士尚書曰股肱良哉臣詩竊見故大司徒陽都

侯伏湛自行束脩訖無毀玷訖竟也玷缺也自行束脩謂年十五以上篤信好學守死善道經

為人師行為儀表前在河內朝歌及居平原朝歌河內縣名也故城在今衛州衛縣西王莽改河內為後隊

謂湛為隊屬正也吏人畏愛則而象之遭時反覆不離其節持重有不

可奪之志陛下知其能顯巨宰相之重眾賢百姓仰望德義微

過斥退久不復識所惜儒士痛心臣竊傷之湛容貌堂堂國

之光輝堂堂感也威儀也夕慮朝之淵數髮髮厲志白首不衰髮髮謂童子垂髮也

也實足巨先後先後相導也詩大雅曰予曰有先後先見反後音研曰反古者

選擢諸侯巨為公卿是故四方回首仰望京師左傳曰鄭武公莊公為平王卿士東觀記曰詩上書

武公莊公所以砥礪藩屏勸進忠信林石之臣宜居輔弼石在水練也前書曰石

令四方諸侯咸樂回首仰望京師曰古者天子必有四鄰前曰疑後曰承左曰輔右曰弼出入禁門補缺

拾遺臣詩愚慙不足巨知宰相之才竊懷區區敢不自竭臣前為

侍御史上封事言湛公廉愛下好惡分明累世儒學素持名信經

明行修通達國政尤宜近侍納言左右舊制九州五尚書令一郡

二人蓋舊制九州共選五人以任尚書令則一郡乃有一人故欲以湛代一人之處可巨湛代頗為執事所非但臣詩

蒙恩深渥所言誠有益於國雖死無恨故復越職觸冒巨聞十三

年夏徵敕尚書擇拜吏日未及就位因讌見中暑病卒賜祕器帝

親弔祠遣使者送喪修冢二子隆翁翁嗣爵卒子光嗣光卒子晨

嗣東觀記曰晨尚高平公主晨謙敬博愛好學尤篤巨女孫為順帝貴人奉朝請位

特進卒子無忌嗣亦傳家學博物多識順帝時為侍中屯騎校尉

永和元年詔無忌與議郎黃景校定中書五經諸子百家藝術中書

內中之書也魏文志曰諸子凡一百八十九家言元嘉中桓帝復詔無忌與黃景

崔寔等共撰漢記又自采集古今刪著事要號曰伏侯注其書上自黃帝下盡

漢質帝為八卷見行于今無忌卒子質嗣官至大司農質卒子完嗣尚桓帝女陽安

長公主女為孝獻皇后曹操殺后誅伏氏國除初自伏生已後世

傳經學清靜無競故東州號為伏不鬪云

隆字伯文少自節操立名魏觀記隆作仕郡督郵建武二年詣懷宮光

武甚親接之時張步兄弟各擁彊兵據有齊地拜隆為太中大夫

持節使青徐二州招降郡國隆移檄告曰乃者猾臣王莽殺帝盜

位宗室興兵除亂誅莽故羣下推立聖公曰主宗廟而任用賊臣

殺戮賢良三王作亂盜賊從橫忤逆天心三王見卒為赤眉所害皇

天祐漢聖折應期陛下神武奮發曰少制眾故尋邑曰百萬之軍

潰散於昆陽王郎曰全趙之師土崩於邯鄲今趙謂舉大彤高胡望

旗消靡鐵脛五校莫不摧破梁王劉永幸曰宗室屬籍爵為侯王

不知厭足自求禍棄遂封爵牧守造為詐逆今虎牙大將軍屯營

十萬已拔睢陽劉永奔迸家已族矣此諸君所聞也不先自圖後

悔何及青徐羣盜得此惶怖獲索賊右師郎等六校即時皆降或

為張步遣使隨隆東觀記步遣其闕上書獻鰓魚郭璞注五蒼云鰓似蛤偏者

古附石細孔維維或七或九木草其冬拜隆光祿大夫復使於步并與新除青

州牧守及都尉俱東詔隆輒拜令長曰下隆招懷綏緝多來降附

帝嘉其功比之酈生酈生酈食其也說齊王廣下即拜步為東萊太守而劉

永亦復遣使立步為齊王步貪受王爵允豫未決允首以隆曉譬曰

高祖與天下約非劉氏不王今可得為十萬戶侯耳步欲留隆與

共守二州隆不聽徐州也求得反命步遂執隆而受永封隆遣間

使上書曰臣隆奉使無狀言罪受執凶逆雖在困危授命不顧又吏

人知步反畔心不附之願口時進兵無巨臣隆為念臣隆得生到
闕廷受誅有司此其大願若令沒身寇手巨父母昆弟長累陛下

累託也音力偽反陛下與皇后太子永享萬國與天無極帝得隆奏召父湛

流涕巨示之曰隆可謂有蘇武之節武帝時蘇武使匈奴會衛律所將降者陰相與謀劫單于毋關氏歸漢事發單于使

衛律考其重召武受辭武不屈節引佩刀自刺單于欲降武武不降杖節恨不且許而遽

求還也其後步遂殺之時人莫不憐哀焉五年張步平車駕幸北

海詔隆中弟咸收隆喪賜給棺斂太中大夫護送喪事詔告琅邪

作家巨子瑗為郎中

侯霸字君房河南密人也族父淵口宦者有才辯任職元帝時佐

石顯等領中書號曰大常侍成帝時任霸為太子舍人漢官儀曰太子舍人選良家子

百石霸矜嚴有威容家累千金不事產業篤志好學師事九江太

守房元治穀梁春秋為元節講東觀記曰從鍾王莽初五威司命陳崇

舉霸德行遷隨宰王莽置五威司命將中又改縣令曰縣界曠遠濱帶江湖而

亡命者多為寇盜霸到即案誅豪猾分捕山賊縣中清靜再遷為

執法刺姦王莽傳曰置執法左右刺姦選能吏糾案執位者無所疑憚後為淮

平大尹政理有能名王莽改臨淮郡為淮及王莽之敗霸保固自守卒全一郡

更始元年遣使徵霸東觀記曰遣謁者侯盛荆州刺史百姓老弱相攜號哭遮使

者車或當道而臥皆曰願乞君復爾昔年民至乃戒乳婦勿得

舉子侯君當去必不能全使有慮霸就徵臨淮必亂不敢授璽書

具巨狀聞會更始敗道路不通建武四年光武徵霸與車騎會壽

春拜尚書令時無故典朝廷又少舊臣霸明習故事收錄遺文條

奏前世善政法度有益於時者皆施行之每春下寬大之詔奉四

時之令皆霸所建也月令春明年代伏湛為大司徒

封關內侯在位明察守正不四時謂依日月也不四十二年霸薨帝深傷惜之親

自臨弔下詔曰惟霸積善清黎視事九年漢家舊制丞相拜日封

為列侯漢自高祖以列侯為丞相朕以元勳佐命皆帝以元勳佐命皆朕以元勳佐命皆侯因以為故事朕以元勳佐命皆

緣忠臣之義不欲相踰未及爵命奄然而終嗚呼哀哉於是追封

謚霸則鄉哀侯食邑二千六百戶子昱嗣臨淮吏人共為立祠四

時祭焉呂沛郡太守韓歆代霸為大司徒歆字翁君南陽人呂從

攻伐有功封扶陽侯好直言其隱諱帝每不能容嘗因朝會聞帝

讀隗囂公孫述相與書歆曰匹國之君皆有才桀紂亦有才帝大

怒呂為激發歆又證歲將飢內指天畫地言甚剛切坐免歸田里

帝猶不懌復遣使宣詔責之司隸校尉鮑永固請不能得歆及子

嬰竟自殺歆素有重名死非其罪眾多不厭厭音一帝乃追賜錢穀

呂成禮葬之成禮且禮也言不以非命而降其葬禮後千乘歐陽歆清河戴涉相代為大司

徒坐事下獄死自是大臣難居相任其後河南蔡茂京兆王況王音

魏郡馮勤皆得薨位況字文伯性聰敏為陳留太守呂德行化人

遷司徒四年薨昱後徙封於陵侯於陵縣名屬濟南郡故城在今濰州長山縣南永平中兼大僕

昱卒子建嗣建卒子昌嗣

宋弘字仲子京兆長安人也父尚成帝時至少府哀帝立呂不附

董賢違忤抵罪弘少而溫順哀平間作侍中王莽時為共工王莽改少府曰

救得出因伴死獲免光武即位徵拜太中大夫建武二年代王梁

為大司空封桐邑侯桐音所得租奉分贍九族家無資產呂清行致

稱徙封宜平侯帝嘗問弘通博之士弘乃薦沛國桓譚才學洽聞

幾能及揚雄劉向父子幾音譚不能洽洽也幾近也前書桓譚曰谷永經書凡

譚拜議郎給事中帝每譚輒令鼓琴好其繁聲弘聞之不悅悔於

薦舉伺譚內出正朝服坐府上遣吏召之譚至不與席而讓之曰

吾所巨薦子者欲令輔國家巨道德也而今數進鄭聲巨亂雅頌
非忠正者也論語孔子曰惡鄭聲之亂雅樂也史記曰鄭音好也能自改邪將令相舉巨法乎譚

頓首辭謝良久乃遣之後大會羣臣帝使譚鼓琴譚見弘失其常
度帝怪而問之弘乃離席免冠謝曰臣所巨薦桓譚者望能以忠

正導主而令朝廷耽悅鄭聲臣之罪也帝改容謝使反服其後遂
不復令譚給事中弘雅進賢士馮翊桓梁三十餘人或相及為公

卿者入籍繼也弘當謙見御坐新屏風圖書列女帝數顧視之弘正容言
曰未見好德如好色者帝即為徹之笑謂弘曰聞義則服可乎對

曰陛下進德臣不勝其喜時帝姊湖陽公主新寡帝與其論朝臣
微觀其意主曰宋公威容德器羣臣莫及帝曰方且圖之後弘被

引見帝令主坐屏風後因謂弘曰諺言貴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弘
曰臣聞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帝領謂主曰事不諧

矣弘在位五年坐考上黨太守無所據免歸第言無罪狀可據數年卒無子

國除弘弟嵩以剛直孝烈著名官至河南尹嵩子山章和間為太
尉坐阿黨竇憲策免歸本郡自殺由二子漢登登在儒林傳漢字

仲和巨經行著名舉茂才四遷西河太守永建元年為東平相度
遼將軍為東平王蒼曾孫端相也立名節巨威恩著稱遷太僕上病自乞拜太中大

夫卒策曰太中大夫宋漢清修雪白正直無邪前在方外仍統軍
實仍領也統領也軍實謂實之所資也左傳曰實雷懷柔異類莫匪嘉績戎車載載邊人用寧予

錄乃勳引登九列因病退讓守約彌堅將授三事未尅而終朝廷
愍悼恒其愴然詩不云乎肇敏戎功用錫爾祉大雅江漢之詩也吉甫美

其令將相大夫會葬加賜錢十萬及其在賓
也淮夷毛萇注云肇謀也其令將相大夫會葬加賜錢十萬及其在賓
也戎大也功事也其令將相大夫會葬加賜錢十萬及其在賓

巨全素絲羔羊之潔焉詩國風曰羔羊之皮素絲五紝退食自公委蛇委蛇退食減膳
子則字元矩為鄴陵令亦有名迹拔同郡韋著扶風法真稱焉

知人則子年十歲與蒼頭共弩射蒼頭弦斷矢激誤中之即死奴叩頭就誅則察而怨之穎川荀爽深曰為美時人亦服焉

論曰中興巨後居台相總權衡多矣其能巨任職取名者豈非先

遠業後小數哉數謂德禮小故惠公造次急於鄉射之禮君房入朝

先奏寬大之令夫器博者無近用道長者其功遠蓋志士仁人所

為根心者也根猶本也予巨之得固貴矣巨之失亦得矣以之得謂行道義而失亦為得也

宋弘止繁聲戒淫色其有關雎之風乎詩序曰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也

蔡茂字子禮河內懷人也哀平間巨儒學顯徵試博士對策陳災

異巨高等擢拜議郎遷侍中遇王莽居攝巨病自免不仕莽朝會

天下擾亂茂素與實融善因避難歸之融欲巨為張掖太守固辭

不就每所餉給計口取足而已後與融俱徵復拜議郎再遷廣漢

太守有政績稱時陰氏賓客在郡界多犯吏禁茂輒糾案無所回

避會洛陽令董宣舉糾湖陽公主帝始怒收宣既而赦之茂喜宣

剛正欲令朝廷益制貴戚乃上書曰臣聞興化致教必由進善康

國寧人莫大理亞陛下聖德係興再隆大命即位以來四海晏然

誠宜夙興夜寐雖休勿休然頃者貴戚椒房之家數因恩執干犯

吏禁殺人不死復又不論臣恐繩墨棄而不用繩墨論斧斤廢而不

舉斧斤謂刑也湖陽公主奴殺人西市而與主共輿出入宮省

逋罪積日寃魂不報洛陽令董宣直道不顧干主討姦陛下不先

澄審召欲加筆當宣受怒之初京師側耳及其蒙宥天下拭目今

者外戚僑逸賓客放濫宜敕有司案理姦罪使執平之吏永申其

用巨厭遠近不緝之情光武納之建武二十年代戴涉為司徒

在職清儉匪懈二十三年薨于位時年七十二賜東園梓棺賻贈

甚厚

東園署名
主作棺也

茂初在廣漢夢坐大殿極上有三穗禾茂跳取之得

其中穗輒復失之

屋之大者古通呼為殿也極殿祭也
前書音義曰三輔間謂屋梁為極

巨問主簿郭賀賀離席

慶曰大殿者宮府之形象也極而有禾人臣之上祿也取中穗是

中台之位也於字未失為秩雖曰失之乃所已得祿秩也袞職有

闕君其補之

袞職有闕仲山甫補之

旬月而茂徵焉乃辟賀為掾

賀字喬卿雒陽人祖父堅伯父游君並修清節不仕王莽賀能明

法累官建武中為尚書令在職六年曉習故事多所匡益拜荊州

刺史引見賞賜恩寵隆異及到官有殊政百姓便之歌曰厥德仁

明郭喬卿忠正朝廷上下平顯宗巡狩到南陽特見嗟歎賜巨三

公之服黼黻冕旒

三公服袞冕黼者容形黻者兩也相背以不為之衣以帛衣上通救
下廣八寸長六寸旒謂冕前後垂下玉也天子十二旒上公九旒

行部去襜帷使百姓見其容服巨章有德每所經過吏人指巨相

示莫不榮之永平四年徵拜河南尹巨清靜稱在官三年卒詔書

愍惜賜車一乘錢四十萬

馮勤字偉伯魏郡繁陽人也曾祖父揚宣帝時為弘農太守有八

子皆為二千石趙魏間榮之號曰萬石君焉兄弟形皆偉壯唯勤

祖父偃長不滿七尺常自恥短陋恐子孫之似也

東觀記偃
為繁陽令乃為子

伉娶長妻伉生勤長八尺三寸八歲善計

計筭初為太守鈺期功曹

有高能稱期常從光武征伐政事一日委勤勤同縣馮巡等舉兵

應光武謀未成而為豪右焦廉等所反

反音幡勤乃率將老母兄弟及

宗親歸期期悉巨為腹心薦於光武初未被用後乃除為郎中給

事尚書

東觀記魏郡太守范滂
上疏薦勤然始除之

巨圖議軍糧在事精勤遂見親識每引進

帝輒顧謂左右曰佳乎吏也由是使典諸侯封事勤差量功次輕

重國土遠近地勢豐薄不相踰越莫不厭服焉自是封爵之制非

勤不定帝益巨為能尚書眾事皆令總錄之司徒侯霸薦前梁令

閻楊楊素有譏議帝常嫌之既見霸奏疑其有姦大怒賜霸璽書

曰崇山幽都何可偶崇山南裔也幽都北極也偶對也言將殺之不可黃鉞一下

無處所缺斧也以黃金飾之所以戮人欲巨身試法邪將殺身巨成仁邪使勤奉策至

司徒府勤還陳霸本意申釋事理帝意稍解拜勤尚書僕射職事

十五年巨勤勞賜爵關內侯遷尚書令拜大司農三歲遷司徒先

是三公多見罪退帝賢勤欲令巨善自終乃因讜見從容戒之曰

朱浮上不忠於君下陵轢同列竟巨中傷至今朱浮為大司空坐賣弄國恩免又為陵轢同列帝銜

之惜其功不忍加罪死生吉凶未可知豈不惜哉人臣放逐受誅雖復追加賞

賜賻祭不足巨償不訾之身訾量也此之忠臣孝子覽照前

世巨為鏡誠能盡忠於國事君無二則爵賞光乎當世功名列於

不朽可不勉哉勤愈恭約盡忠號稱任職勤母年八十每會見詔

救勿拜令御者扶上殿謂諸王曰使勤貴寵者此母也其見親重

如此中元元年薨東觀記曰中元元年車駕西幸長安祠閣殿遷勤見前帝悼惜

之使者弔祠賜東園祕器贈贈有加勤七子長子宗嗣至張掖屬

國都尉中子順尚平陽長公主終於大鴻臚平陽主建初八年巨順

中子奮襲主爵為平陽侯薨無子永元七年詔書復封奮兄羽林

右監勁為平陽侯奉公主之祀奮弟由黃門侍郎尚平安公主帝章

女也臣賢案東觀記亦云安平皇后紀勁薨子卯嗣卯延光中為侍中薨子留

嗣

趙熹字伯陽南陽宛人也少有節操從兄為人所殺無子熹年十

五常思報之乃挾兵結客後遂往復仇而仇家皆疾病無相距者

熹巨因疾報殺非仁者心巨釋之而去顧謂仇曰爾曹若健遠相

避也仇皆臥自搏自搏猶叩頭也後病愈悉自縛詣熹熹不與相見後竟殺

之更始即位舞陰大姓李氏擁城不下更始遣柱天將軍李寶降

之不肯云聞宛之趙氏有孤孫熹信義著名願得降之更始乃徵
熹熹年未二十既引見更始笑曰繭栗犢豈能負重致遠乎犢用如

小也禮記曰天地之牲角栗繭即除為郎中行偏將軍事使詣舞陰而李氏遂降熹因

進入潁川擊諸不下者歷汝南界還宛更始大悅謂熹曰卿名家

駒努力勉之武帝謂劉德為千里駒故以意比之曾王莽遣王尋王邑將兵出關更始

乃拜熹為五威偏將軍使助諸將拒尋邑於昆陽光武破尋邑熹

被創有戰勞還拜中郎將封勇功侯更始敗熹為赤眉兵所圍迫

急乃踰屋走與所友善韓仲伯等數十人攜小弱越山阻徑出

武關仲伯呂婦色美慮有強暴者而已受其害欲棄之於道熹責

怒不聽因呂泥塗仲伯婦面載呂鹿車身自推之風俗通曰俗說鹿每

道逢賊或欲逼略熹輒言其病狀曰此得免既入丹水丹水縣名屬南

鄧州內鄉縣西南臨丹水遇更始親屬皆裸跣塗炭飢困不能前塗炭者若陷泥墜熹見

之悲感所裝縑帛資糧悉已與之將護歸鄉里時鄧奉反於南陽

熹素與奉善數遺書切責之而讒者因言熹與奉合謀帝曰為疑

及奉敗帝得熹書乃驚曰趙熹真長者也即徵熹引見賜鞍馬待

詔公車時江南未賓道路不通呂熹守簡陽侯相熹不肯受兵東

記曰勅熹從騎都尉儲融受兵二百人通利道路單車馳之簡陽吏民不欲內熹

熹乃告譬呼城中大夫示呂國家威信其帥即開門面縛自歸由

是諸營壁悉降荆州牧奏熹才任理劇詔呂為平林侯相攻擊羣

賊安集已降者縣邑平定後拜懷令大姓李子春先為琅邪相豪

猾并兼為人所患熹下車問其二孫殺人事未發覺即窮詰其姦

收考子春二孫自殺京師為請者數十終不聽時趙王良疾病將

終車駕親臨王問所欲言王曰素與李子春厚今犯罪懷令趙熹

欲殺之願乞其命帝曰吏奉法律不可枉也更道它所欲王無復

言既薨帝追感趙王乃貴出子春其年遷憲平原太守時平原多盜賊憲與諸郡討捕斬其渠帥餘黨當坐者數千人憲上言惡惡止其身公羊傳曰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可一切徙京師近郡帝從之乃悉移置潁川

陳畱於是擢舉義行誅鋤姦惡後青州大蝗侵入平原界輒死歲屢有年百姓歌之二十六年帝延集內戚讌會歡甚諸夫人各各

前言趙憲篤義多恩往遭赤眉出長安皆為憲所濟活帝甚嘉之後徵憲入為太僕引見謂曰卿非但為英雄所保也婦人亦懷卿

之恩厚加賞賜二十七年拜太尉賜爵關內侯時南單于稱臣烏桓鮮卑並來入朝帝令憲典邊事思為久長規也規謀也憲上復緣邊

諸郡幽并二州由是而定復魏謂建武六年徙雲中九原人於常山居庸關王二蓋憲至此謂徙之令盡也三十年憲上言宜封禪王三雍之禮中元元年從封泰山

及帝崩憲受遺詔典喪禮是時藩王皆在京師自王莽篡亂舊典

不存皇太子與東海王等雜止同帝憲章無序憲乃正色橫劍殿

階扶下諸王以明尊卑時藩國官屬出入宮省與百僚無別憲乃

表奏謁者將護分止它縣諸王並令就邸唯朝脯入臨整禮儀嚴

門衛內外肅然永平元年封節鄉侯三年春坐考中山相薛修事

不實免修光武子中山相也其冬代竇融為衛尉八年代虞延行太尉事居府

如真後遭母憂上疏乞身行喪禮顯宗不許遣使者為釋服賞賜

恩寵甚渥憲內典宿衛外幹宰職正身立朝未嘗懈惰及帝崩復

典喪事再奉大行禮事脩舉肅宗即位進為太傅錄尚書事擢諸

子為郎吏者七人長子代給事黃門建初五年憲疾病帝親幸視

及薨車駕往臨弔時年八十四謚曰正侯子代嗣官至越騎校尉

永元中副行征西將軍劉尚征羌坐事下獄疾病物故和帝憐之

賜祕器錢布贈越騎校尉節鄉侯印綬子直嗣官至步兵校尉直

卒子淑嗣無子國除

牟融字子優北海安丘人也少博學以大夏侯尚書教授大夏侯名勝宣帝時也門徒數百人名稱州里以司徒茂才為豐令司徒舉為茂才也豐今徐州縣也視事

三年縣無獄訟為州郡最司徒范遷薦融忠正公方經行純備宜在木朝并上其理狀漢官儀曰范遷字子虛沛人也永平五年八代鮑昱為司隸校尉

多所舉正百僚敬憚之八年代包咸為大鴻臚十一年代鮒陽鴻為大司農鮒陽姓也音胡佳反是時顯宗方勤萬機公卿數朝會每輒延謀政

事判折獄訟融經明才高善論議朝廷皆服其能帝數嗟歎以為才堪宰相明年代伏恭為司空恭字叔齊伏恭同產兄弟也見東觀漢記舉動方重甚得大

臣節肅宗即位以融先朝名臣代趙憙為太尉與憙參錄尚書事建初四年薨車駕親臨其喪時融長子麟歸鄉里帝以其餘子幼

弱敕太尉掾史教其威儀進止贈賜恩寵篤密焉又賜冢塋地於

顯節陵下除麟為郎

韋彪字孟達扶風平陵人也高祖賢宣帝時為丞相祖賞哀帝時為大司馬彪孝行純至父母卒哀毀三年不出廬寢服竟羸瘠骨

立異形醫療數年乃起好學洽聞雅稱儒宗建武末舉孝廉除郎中以病免復歸教授安貧樂道恬於進趣三輔諸儒莫不慕仰之

顯宗聞彪名永平六年召拜謁者賜以車馬衣服三遷魏郡太守肅宗即位以病免徵為左中郎將長樂衛尉數陳政術每歸寬厚

比上疏乞骸骨拜為奉車都尉秩中二千石賞賜恩寵侔於親戚建初七年車駕西巡狩以彪行太常從數召入問以三輔舊事禮

儀風俗彪因建言今四巡舊都宜追錄高祖中宗功臣中宗功褒顯先勲紀其子孫帝納之行至長安乃制詔京兆尹右扶風求蕭何霍

光後時光無苗裔唯封何末孫熊為鄼侯建初二年已封曹參後

曹湛為平陽侯故不復及焉乃厚賜彪錢珍羞食物使歸平陵上
冢還拜大鴻臚是時陳事者多言郡國貢舉率非功次故守職益
懈而吏事寢疏咎在州郡有詔下公卿朝臣議彪上議曰伏惟明
詔憂勞百姓垂恩選舉務得其人夫國以簡賢為務賢以孝行為
首孔子曰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是以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
緯之文也夫人才行少能相兼是以孟公綽優於趙魏老不可以為滕薛
大夫論語孔子之言也公綽魯大夫趙魏皆管卿之邑也家臣稱老公忠孝之人持心
近厚鍛練之吏持心近薄蒼頡篇曰鍛推也鍛練猶成熟也言深文之吏入人之罪
而周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者在其所以磨之故也論語孔子曰吾之於人
其有所試矣斯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彪引之者言古之用賢皆磨礪選練然後用之士宜以才行為先不可純以閥閱史
曰明其等曰然其要歸在於選二千石二千石賢則貢舉皆得其人帝
深納之彪以世承二帝吏化之後多以苛刻為能二帝光武又置官

選職不必曰才因盛夏多寒上疏諫曰臣聞政化之本必順陰陽
伏見立夏已來當暑而寒始已刑罰刻急郡國不奉時令之所致
也農人急於務而苛吏奪其時賦發充常調而貪吏割其財此其
巨患也夫欲急人所務當先除其所患天下樞要在於尚書百官志
主知公卿二千石吏官上尚書之選豈可不重而聞者多從郎官超升此
書外國夷狄事故曰樞要位雖曉習文法長於應對然察察小慧類無大能宜簡嘗歷州宰
素有名者雖進退舒遲時有不速然端心向公奉職周密宜鑒齋
夫捷急之對齋夫官名也文帝出上林舍虎園因問上林尉禽獸簿不能對虎園齋夫從旁
代對響應無窮文帝拜齋夫為上林令張釋之曰大絳侯東陽侯言事曾不能
出口豈效此齋夫喋喋利口捷急哉深思絳侯木訥之功也木質也訥遲鈍也前書曰
文帝曰善遂不拜齋夫為上林令者務簡可皆停省又諫議之職應用公直之士通才蹇正有補益
二者於朝者今或從徵試輩為大夫諫類又御史外遷動據州郡並宜清

選其任責言績其二千石視事雖久而為吏民所便安者宜增秩重賞勿妄遷徙維留聖心書奏帝納之元和二年春東巡狩曰彪行司徒事從行還曰病乞身帝遣小黃門太醫問病賜曰食物行出自州里在位歷載中被篤疾連上求退君年在耆艾禮記曰七十曰耆五不可復已加增恐職事煩碎重有損焉其上大鴻臚印綬其遣太子舍人詣中臧府受賜錢二十萬續漢志曰中臧府令人秩六百石掌幣帛金錢貨物也永元元年卒詔尚書故大鴻臚韋彪在位無愆方欲錄用奄忽而卒其賜錢二十萬布百匹穀三十斛彪清儉好施祿賜分與宗族家無餘財著書十二篇號曰韋卿子族子義義字季節高祖父玄成元帝時為丞相初彪獨徙扶風故義猶為京兆杜陵人焉兄順字叔文平輿令有高名平輿縣名屬汝南郡故城在今豫州汝陽縣東北次兄豹字季明數辟公府輒曰事

去司徒劉豈復辟之謂曰卿已輕好去就爵位不躋躋升也今歲垂盡

當選御史意在相薦子其宿留乎宿留待也宿音秀留音力救反豹曰犬馬齒衰旅力

已劣旅衆也尚書曰番番良士旅力既愆仰慕崇恩故未能自割且眩瞶滯疾不堪久待

眩風疾也瞶亂也謂視不明之視也眩音縣瞶音亡也反選薦之私非所敢當遂跣而起愷追之徑去不

顧安帝西巡徵拜議郎義少與二兄齊名初仕州郡太傅桓焉辟

舉理劇為廣都長廣都縣名屬蜀郡故城在今益州成都縣東南甘陵陳二縣令甘陵故城在今貝州清河縣西北陳屬梁國今

陳州政甚有績官曹無事牢獄空虛數上書順帝陳宜依古典考功

黜陟徵集名儒大定其制又譏切左右貶刺竇氏言既無感而久

抑不遷曰兄順喪去官比辟公府不就廣都為生立廟及卒三縣

吏民為義舉哀若喪考妣豹子著字休明少已經行知名不應州

郡之命大將軍梁冀辟不就延熹二年桓帝公車備禮徵至霸陵

稱病歸乃入雲陽山采藥不反有司舉奏加罪帝特原之復詔京

兆尹重臣禮敦勸著遂不就徵效猶通也靈帝即位中常侍曹節曰陳蕃

實武既誅海內多怨欲借寵時賢巨為名假借時賢寵禁以求美名用解怨謗白帝就家

拜著東海相東海王懿相也即東海王濛四代孫詔書逼切不得已解巾之郡巾幅巾也既服冠冕故解幅巾

政任威刑為受罰者所奏坐論輸左校左校署名屬將作也又後妻憍恣亂政

巨之失名竟歸為姦人所害隱者恥之

贊曰湛霸奮庸維寧兩邦尚書曰有能奮庸歷帝之載孔安國注曰奮起也兩邦謂湛為平原太守霸為淮平太守淮人

孺慕徐寇要降徐寇謂徐異卿也弘實體遠仁不忘本謂不忘禮也憲政多

迹彪明理損牟公簡帝身終上袞

伏侯宋蔡馮趙牟韋列傳第十六
氏庸宿制市 後漢書二十六

宣張二王杜郭吳承鄭趙列傳第十七
後漢書二十七

唐章懷太子賢注

宣秉字巨公馮翊雲陽人也少修高節顯名三輔哀平際見王氏

據權專政侵削宗室有逆亂萌遂隱遁深山州郡連召常寢疾不

仕王莽為宰衡辟命不應周公為太宰伊尹為阿衡莽欲兼之故以為號及莽篡位又遣使者徵

之秉固稱疾病更始即位徵為侍中建武元年拜御史中丞前書曰御史中丞

令承秦官秩千石在殿中蘭臺掌圖籍祕書外督部刺史內領侍御史糾察百僚光武特詔御史中丞與司隸校尉尚書

年遷司隸校尉務舉大綱簡略苛細百僚敬之說文曰苛細草也以喻煩雜也秉性節

約常服布被蔬食瓦器帝嘗幸其府舍見而歎曰楚國二龔不如

雲陽宣巨公龔謂龔勝字君實龔舍字君倩二人皆以清苦立節著名事見前書即賜布帛帳帷什物周禮幕

帝幄幕鄭玄曰在傍曰帷爾雅曰幄謂之帳幄法五人為伍二五為什則共其器物故通謂生之具為什物四年拜大司徒司直司直武帝元狩五年

置比二千石掌佐丞相舉不法哀帝元壽二年改丞相為大司徒中興因而不改猶置司直至所
建武十一年省司直置長史一人署諸曹事至二十七年司徒又去大字見前書及續漢書

得祿奉輒巨收養親族其孤弱者分與田地自無擔石之儲前書音義曰齊

人名小嬰為擔今工淮人謂二百為一擔擔音監反六年卒於官帝敏惜之除子彪為郎東觀記曰彪官至玄菟太守

張湛字子孝扶風平陵人也矜嚴好禮動止有則居處幽室必自

修整雖遇妻子若嚴君焉周易家人卦曰家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及在鄉黨詳言正色詳審也

三輔巨為儀表儀法也表正也書曰儀表萬邦人或謂湛偽詐湛聞而笑曰我誠詐也

人皆詐惡我獨詐善不亦可乎成哀間為二千石王莽時歷太守

都尉建武初為左馮翊在郡修典禮設條教政化大行後告歸平

陵望寺門而步告請也告歸謂請假歸寺門即平陵縣門也風俗通曰寺者嗣也理事之吏嗣續於其中也主簿進曰明府位

尊德重不宜自輕郡守所居曰府府有尊高之稱前書韓延壽為東郡太守門卒謂之明府亦其義也湛曰禮下公門軾

輅馬輅大也告所居曰輅寢車曰輅車馬曰輅馬軾車前御木也乘車必正立有所敬則此軾謂小僂也禮記曰大夫士下公門式軾兩鄭玄云所以廣敬孔子於

鄉黨恂恂如也論語之文也鄭玄云恂恂恭順貌也父母之國所宜盡禮何謂輕哉史記孔子謂門

榮子曰魯墳墓所處父母之國也詩曰惟桑與梓必恭必敬止也五年拜光祿勳前書光祿勳不名郎中令泰官武帝改為秩山一千石掌大夫郎中從官光武

臨朝或有惰容湛輒陳諫其失常乘白馬帝每見湛輒言白馬牛

且復諫矣七年巨病乞身拜光祿大夫代王丹為太子太傅及鄧

后廢建武十七年廢因稱疾不朝拜太中大夫居中東門候舍漢官儀曰洛陽十北門名上東門次南曰中東門每門校尉一人秩二千石故時人號曰中東門君帝

數存問嘗賜後大司徒戴涉被誅涉字叔平冀州清河人帝彊起湛巨代也坐所舉人盜金下獄帝彊起湛巨代

之湛至朝堂遺失溲便溲小便也溲首所流反因自陳疾篤不能復任朝事遂罷

之後數年卒於家

王丹字仲回京兆下邳人也哀平時仕州郡王莽時連徵不至家

累千金隱居養志好施周急周急謂周濟困急也孔子曰君子周急不繼富每歲農時輒載酒肴

於田間候勤者而勞之東觀記曰載酒肴便于田頭大樹下飲食勸勉之因出其餘酒肴而去其憧孺者恥不

致丹皆兼功自厲孺與孺同音力宜反邑聚相率曰致殷富其輕黠游蕩廢業

致丹皆兼功自厲孺與孺同音力宜反邑聚相率曰致殷富其輕黠游蕩廢業

為患者輒曉其父兄使黜責之沒者則賻給親自將護其有遭喪
憂者輒待丹為辦鄉鄰已為常行之十餘年其化大洽風俗已篤
丹資性方潔疾惡彊豪時河南太守同郡陳遵關西之大俠也字

孟公杜陵人也見前書廿六友人喪親遵為護喪事賻助甚豐丹乃懷練一匹陳之

於主人前曰如丹此練出自機杼遵聞而有慙色自已知名欲結

交於丹丹拒而不許東觀記曰更始時遵為大司馬出使匈奴過辭於丹丹曰俱遭反

揖而別遵其悅之會前將軍鄧禹西征關中軍糧乏丹率宗族上麥二千斛

禹表丹領左馮翊稱疾不視事免歸後徵為太子少傅時大司徒

侯霸欲與交友及丹被徵遣子昱候於道昱迎拜車下丹下答之

昱曰家公欲與君結交何為見拜丹曰君房有是言丹未之許也

丹子有同門生喪親家在中山白丹欲往奔慰結侶將行丹怒而

撻之東觀記曰寄帛令寄練百祠焉或問其故丹曰交道之難

未易言也世稱管鮑次則王貢史記曰管夷吾相上人嘗與鮑叔牙游叔牙知其

曰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叔前書王吉字子陽貢禹字少翁以琅琊人也二人相善時人為之語王陽在位貢禹彈冠言其趣舍同也張陳凶其終蕭朱

隙其末張耳陳餘初為刎頸交後構隙耳後為漢將兵殺陳餘于泜水之上蕭育字次君朱博字子元二人為友著聞當代後有隙不終以交為難並見前書故知

全之者鮮矣時人服其言客初有薦士於丹者因選舉之而後所

舉者陷罪丹坐呂免客慙懼自絕而丹終無所言尋復徵為太子

太傅乃呼客謂曰子之自絕何量丹之薄也不為設食呂罰之相

待如舊其後遜位卒于家

王良字仲子東海蘭陵人也少好學習小夏侯尚書夏侯建大夏侯勝之從兄子也建受

尚書於勝號小夏侯見前書王莽時寢病不仕教授諸生千餘人建武二年大司馬

吳漢辟不應三年徵拜諫議大夫數有忠言呂禮進止朝廷敬之

遷沛郡太守至靳縣稱病不之府官屬皆隨就之良遂上疾篤乞

骸骨徵拜太中大夫六年代宣秉為大司徒司直在位恭儉妻子

不入官舍布被瓦器時司徒鮑恢召事到東海過候其家而良

妻布裙曳柴從田中歸徒東觀記曰恢告曰我司徒史也故來受書欲

見夫人妻曰妾是也苦稼無書也言勞苦相恢乃下拜歎息

而還聞者莫不嘉之後曰病歸一歲復徵至榮陽疾篤不任進道

乃過其友人友人不肯見曰不有忠言奇謀而取大位何其往來

屑屑不憚煩也揚雄方言曰屑屑不安也秦遂拒之良慙自後連徵輒稱病

詔曰玄纁聘之遂不應後光武幸蘭陵遣使者問良所疾苦不能

言對詔復其子孫邑中徭役卒于家

論曰夫利仁者或借仁曰從利體義者不期體曰合義此言履行仁義

本心真偽各異利仁者謂心非好仁但以行仁則於已有利故借仁道以求利耳若天性自然

體合仁義者舉措云為不期於體而冥然自合禮記曰仁者女仁習者利仁畏罪者強仁與人同

功其仁未可知與人季文子妾不衣帛魯人曰魯美談文子魯卿季孫行父之諡

同過其仁則可知馬君子是以知季文子忠於公室相三公孫弘身服布被汲黯譏其多詐

也武帝時為丞相汲黯曰弘以三事實未殊而譽毀別議何也將體之與利

之異乎宣秉王良處位優重而秉甘疏薄良妻荷薪可謂行過乎

儉然當世咨其清人君高其節豈非臨之曰誠哉語曰同言而信

則信在言前同令而行則誠在令外不其然乎真偽之迹既殊人之信否

利仁二人同出言而人信服其真者不信其偽者則知信不由言故言張湛不屑矜偽之

謂斯不偽矣介猶王丹難於交執之道斯知交矣

杜林字伯山扶風茂陵人也案杜鄴傳鄴本魏郡繁父鄴成哀間為涼州

刺史林少好學沈深家既多書又外氏張竦父子喜文采鄴字子夏

郡守鄴少孤其母張敵女也鄴從敵子吉學得其祖父皆至林從竦受學博洽多聞時稱通

儒風俗通曰儒者區也言其區別古今居則觀聖哲之詞動則行典籍之道稽先王之制立初

為郡吏王莽敗盜賊起林與弟成及同郡范滂孟冀等倫反將細

弱俱客河西道逢賊數千人遂掠取財裝褫奪衣服褫解也音拔刃

直紙反

向林等將欲殺之冀仰曰願一言而死將軍知天神乎言知天道有神乎赤

眉兵眾百萬所向無前而殘賊不道卒至破敗今將軍已數千之

眾欲規霸王之事不行仁恩而反遭覆車不畏天乎賈誼曰則車覆後車誠詩曰不畏于

平後因疾告去辭還祿食囂復欲令彊起遂稱篤囂意雖相望且

欲優容之望猶恨也東觀記曰林寄黨地終不降志辱身至誓高帝草不食其粟也乃出令曰杜伯山天子所不能

臣諸侯所不能友禮記曰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慎靜尚寬砥礪廉隅其規為有如此者蓋伯夷叔齊恥食周

粟史記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子也兄弟讓位歸文王後武王東伐紂伯夷叔齊扣馬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伐君可謂仁乎武王平殷亂而二人恥之義不食周粟餓死于

節建武六年弟成物故囂乃聽林持喪東歸既遣而悔追令刺客

楊賢於隴坻遮殺之賢見林身推鹿車載致弟喪乃歎曰當今之

世誰能行義我雖小人何忍殺義士因亡去光武聞林已還三輔

乃徵拜侍御史引見問曰經書故舊及西

事甚悅之賜車馬衣

被羣寮知林曰名德用甚尊憚之京師士

夫咸推其博洽東觀記曰林與

馬援同鄉里素相親厚援從南方還時林馬適死援令子持馬一匹遺林曰朋友有車馬之饋可且以備乏林受之居數月林遣子奉書曰將軍內施九族外有賓客羣恩者多林父子兩人食列卿祿常有盈今送錢五萬援受之謂子曰人當以此為法是河南鄭興東海衛宏等

皆長於古學宏字敬仲在諸林傳興嘗師事劉歆林既遇之欣然言曰林得興

等固諧矣使宏得林且有巨益之及宏見林聞然而服濟南徐巡

始師事宏後皆更受林學林前於西州得漆書古文尚書一卷常

實愛之雖遭艱困握持不離身出巨示宏等曰林流離兵亂常恐

斯經將絕何意東海衛子濟南徐生復能傳之是道竟不墜於地

也古文雖不合時務然願諸生無悔所學宏巡益重之於是古文

遂行明年大議郊祀制多巨為周郊后稷漢當祀堯詔復下公卿

議議者僉同帝亦然之林獨巨為周室之興祚由后稷漢業特起

功不緣堯祖宗故事所宜因循定從林議

東觀記載議曰當今政甲易行禮簡易從人無愚智思仰漢德基業

特起不因緣堯遠于漢人不曉信言提其耳終不說論后屢近周人所知

大司徒司直林薦同郡范遂趙秉申屠剛及隴西牛邯等皆被擢

用士多歸之十一年司直官罷臣林代郭憲為光祿勳內奉宿衛

外總三署三署左右中郎將及五宮中郎將皆管郎官也見續漢書周密敬慎選舉稱平郎有好學者輒

見誘進朝夕滿堂十四年羣臣上言古者肉刑嚴重則人畏法令

今憲律輕薄故姦軌不勝左傳曰凡亂在外為姦在內為軌宜增科禁臣防其源詔下

公卿林奏曰夫人情挫辱則義節之風損法防繁多則苟免之行

興孔子曰導之曰政齊之曰刑民免而無恥導之曰德齊之曰禮

有恥且格皆論語之言也政謂禁令刑謂刑罰格來也言為政之法初訓導之以禁令若有違則整齊之以刑罰則人自免罪而已而無恥慙之心若教導之以道德齊之

以禮義則人皆有恥慙之心且皆來服古之明王深識遠慮動居其厚不務多辟周之五刑

不過三千五刑謂劓剕刑宮大辟也尚書五刑謂劓剕之屬大漢初興詳覽失得故被矩為圓斲

雕為樸蠲除苛政更立疏網

史記曰漢興破觚而為圓斲雕而為樸號為網漏吞舟之魚觚亦方也老子曰天網恢恢疏而不漏海

內歡欣人懷寬德及至其後漸已滋章吹毛索疵詆欺無限老子曰

章益賊多有前書曰有司吹毛求疵章益賊多有前書曰有司吹毛求疵果桃李茹之饋集已成滅小事無妨於義

已為大戮故國無廉士家無完行至於法不能禁令不能止上下

相遁為敝彌深遁猶回避也前書曰上下相遁以文避法焉臣愚言為宜如舊制不合翻移帝

從之後皇太子彊求乞自退封東海王故重選官屬臣林為王傅

從駕南巡狩時諸王傅數被引命或多交游不得應詔唯林守慎

有召必至餘人雖不見譴而林特受賞賜又辭不敢受帝益重之

東觀記曰王又以師數加饋遺林不敢受帝益重之明年代丁恭為少府恭字子然山陽人在儒林傳

二年復為光祿勳頃之代朱浮為大司空博雅多通稱為任職相

明年薨帝親自臨喪送葬除子喬為郎詔曰公侯子孫必復其始

左氏傳晉大夫辛廖之言賢者之後宜宰城邑其言喬為丹水長丹水縣屬南陽

論曰夫威彊曰自禦力損則身危飾詐曰圖已詐窮則道屈而忠
信篤敬蠻貊行焉者誠曰德之感物厚矣論語曰子張問行子曰言忠
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故趙

孟懷忠匹夫成其仁趙孟晉大夫趙盾也左傳曰晉靈公不君趙盾驟諫之靈公患焉
使鉅鹿賊之晨往寢門關矣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覺退而言
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
死也觸槐而死趙盾遂得全論語曰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杜林行義烈士假

其命易曰人之所助者順有不誣矣易繫辭曰天之所助者信人之所
助者順不誣言必蒙天人之助也郭丹字少卿南陽穰人也父稚成帝時為廬江太守有清名丹七

歲而孤小心孝順後母哀憐之為鬻衣裝買產業鬻賣後從師長
安買符入函谷關符即繅之前書音義曰舊山入關皆用傳傳煩因裂繅帛分持後復出
合之日付信買符非真符也東觀漢記曰丹從宛人陳流買入關符既
入關封符乞人也乃慨然歎曰丹不乘使者車終不出關續漢志曰諸侯使車皆
宋與輪四幅亦衡輓既

至京師常為都講諸儒咸敬重之大司馬囂光請丹辭病不就王
莽又徵之遂與諸生逃於北地更始二年三公舉丹賢能徵為諫

議大夫持節使歸南陽安集受降丹自去家自有二年果乘高車

出關如其志焉更始敗諸將悉歸光武並獲封爵丹獨保平氏不

下為更始發喪哀經盡哀喪服斬衰衣上曰長下曰裳麻在首要也曰經首也建武二年遂潛逃去敝衣布冠腰紵開行涉歷險阻求謁更始妻子

奉還節傳因歸鄉里太守杜詩請為功曹丹薦鄉人長者自代而
去詩乃歎曰昔明王興化卿士讓位毛萇詩傳曰虞芮之君爭田相謂曰西伯仁
人也盍往質焉乃相與朝問至其朝士讓為德敕巨丹事編署黃堂巨為後

轉使匈奴中郎將遷左馮翊永平三年代李訢為司徒在朝廉直
法黃堂太守
之聽事十二年大司馬吳漢辟舉高第再遷并州牧有清平稱

公正與侯霸杜林張湛郭伋齊名相善明年坐考隴西太守鄧融
事無所據策免五年卒于家時年八十七巨河南尹范遷有清行

代為司徒遷字子廬沛國人初為漁陽太守巨智略安邊匈奴不
敢入界及在公輔有宅數畝田不過一頃復推與兄子其妻嘗謂

大夫大夫讓為卿二國君乃慙而退

曰君有四子而無立錐之地史記楚優孟曰孫叔敖子無立錐之地可餘奉祿巨為後世業

遷曰吾備位大臣而蓄財求利何巨示後世在位四年薨家無擔

石焉後顯宗因朝會問羣臣郭丹家今何如宗正劉匡對曰昔孫

叔敖相楚馬不秣粟妻不衣帛子孫竟蒙寢丘之封孫叔敖楚莊王之相也期思縣人史記曰楚之處士虞丘相進之相楚上下和合吏無姦邪遂霸諸侯呂覽曰叔敖將死戒其子曰王數封我矣吾不受也我死王則封汝必無受利地是越之間有寢丘者此其地不利而名甚惡可長有者唯此也孫叔敖死王以美地封其子其子辭請寢丘至今不失寢丘縣名後漢改為固始今光州固始縣也有孫叔敖祠焉

丹出典州郡入為三公而家無遺產子孫困賈帝乃下南陽訪求其嗣長子宇官至常

山太守少子濟趙相

吳良字大儀齊國臨淄人也初為郡吏東觀記曰良為郡議曹掾歲旦與掾史入賀

門下掾王望舉觴上壽詔稱太守功德東觀記曰王望言曰齊郡敗亂遭離盜賊不聞雞鳴犬吠之音明府視事五年

無狀願勿受其觴東觀記曰良時跪曰門下掾佞諂明府勿受其觴必盜賊未盡人庶困之良於下坐勃然進曰望佞邪之人欺詔

土地開闢盜賊滅息五穀豐熟家給人足今日歲首請上雅壽掾史皆稱萬歲

良於下坐勃然進曰望佞邪之人欺詔

曰此生言是賜良鯁魚百枚也太守斂容而止讜罷轉良為功曹恥言受進終不肯

謁時驃騎將軍東平王蒼聞而辟之署為西曹蒼甚相敬愛上疏

薦良曰臣聞為國所重必在得人報恩之義莫大薦士竊見臣府

西曹掾齊國吳良資質敦固公方廉恪躬儉安貧白首一節言雖老耄志節不衰

又治尚書學通師法東觀記曰良習經任博士行中表儀宜備宿衛曰

輔聖政臣蒼榮寵絕矣憂責深大絕猶極也私慕公叔同升之義懼於

臧文竊位之罪公叔文子衛大夫公孫拔之論也文子家臣自僕操行與文子同文子乃升進之於公與之同為大夫臧文仲魯大夫臧孫辰也時柳下惠為士師文仲知其賢而不進達之孔子譏之曰臧文仲其取乘愚瞽犯冒嚴禁顯宗巨示竊位者歟知柳下之賢而不與立事並見論語也

公卿曰前日事見良鬚髮皓然衣冠甚偉夫薦賢助國宰相之職

蕭何舉韓信設壇而拜不復考試蕭何薦韓信于高祖曰陛下必欲爭天下非信無可與計者漢王於是設壇場拜信為大將軍

見前今巨良為議郎永平中車駕近出而信陽侯陰就干突禁衛車

府令徐匡鉤就車收御者送獄也鉤也詔書譴匡匡乃自繫良上言曰

信陽侯就倚恃外戚干犯乘輿無人臣禮為大不敬匡執法守正

反下於理臣恐聖化由是而弛弛廢也帝雖赦匡猶左轉良為郎丘長

即丘縣名屬東海郡即左氏傳之祝丘也故城在今沂州臨沂縣東南後遷司徒長史哀帝改丞相為大司徒司徒直仍舊中興因之不改建武十一年省司徒置長史

每處大議輒據經典不希旨偶俗已徵時譽希猶瞻望也後坐事免復拜

議郎卒于官

承宮字少子世本承姓衛大夫成叔承之後也琅邪姑幕人也少孤年八歲為人收豕

鄉里徐子盛者已春秋經授諸生數百人宮過息廬下樂其業因

就聽經遂請畱門下續漢書曰宮過徐子盛好之因棄其豬而畱聽經緒主欲答之門下生共禁止因畱之為諸生

拾薪執苦數年勤學不倦續漢書曰心師師不受心因棄之人問其故宮曰既已與人義不可復

取經典既明乃歸家教授遭天下喪亂遂將諸生避地漢中後與

妻子之蒙陰山蒙陰縣名屬太山郡有蒙山在今沂州新泰縣東南拜力耕種禾黍將熟人有認之

者宮不與計推之而去由是顯名二府更辟皆不應三府謂太尉司徒司空府永平

中徵詣公車駕臨辟雍詔宮拜博士遷左中郎將數納忠言陳政

論議切懇朝臣憚其節名播匈奴時北單于遣使求得見宮顯宗

敕自整飾宮對曰夷狄眩名非識實者也臣狀醜不可已示遠宜

選有威容者續漢書曰夷狄聞臣虛稱故欲見臣臣醜陋形衰不如選長大有威容者示之也帝乃已大鴻臚魏應代

之十七年拜侍中祭酒建初元年卒肅宗褒歎賜已冢地妻上書

乞歸葬鄉里復賜錢三十萬續漢書曰宮子璽官至濟陰太守

鄭均字仲虞東平任城人也少好黃老書兄為縣吏東觀記曰兄中為縣游傲頗受

禮遺均數諫止不聽即脫身為傭歲餘得錢帛歸已與兄曰物盡

可復得為吏坐臧終身捐棄兄感其言遂為廉潔均好義篤實養

寡嫂孤兒恩禮敦至東觀記曰均失兄養孤兒兄子甚篤已冠娶出令別居並門盡雜與之使得一尊其母然後隨視賦給之常稱疾

家庭不應州郡辟召郡將欲必致之使縣令譎將詣門譎詐也既至卒

不能屈均於是客於濮陽濮陽今縣建初三年司徒鮑昱辟之後舉直

不能屈均於是客於濮陽濮陽今縣建初三年司徒鮑昱辟之後舉直

言並不詣六年公車特徵再遷尚書數納忠言肅宗敬重之後曰

病乞骸骨拜議郎告歸因稱病篤帝賜已衣冠東觀記曰均遣子英奉章詣闕詔召見英問均所苦

賜以冠饋錢布元和元年詔告廬江太守東平相曰以毛義廬江人鄭均東平人故告二郡守相也議郎鄭

均束脩安貧恭儉節整前在機密巨病致仕守善貞固黃髮不怠

又前安邑令毛義躬履遜讓比徵辭病淳潔之風東州稱仁書不

云乎章厥有常吉哉章明也言其善也言為天子當明顯其有常德者優其善也尚書咎繇謨之言其賜均義穀

各千斛常曰八月長吏存問賜羊酒顯茲異行東觀記曰賜羊一頭酒二斗終其身問遺賢良必以

八月諸物老成故順其時氣助養育之也以月令仲秋之月養衰老按几杖行糜粥飲食鄭玄注二助老氣也明年帝東巡過任城乃幸均

舍勅賜尚書祿已終其身續志曰尚書秩六百石祿每月七十石故時人號為白衣尚書永

元中卒于家

趙典字仲經蜀郡成都人也父戒為太尉謝承書曰典太尉戒之叔也桓帝立曰定

策封尉亭侯典少篤行隱約隱猶靜也博學經書弟子自遠方至謝承書曰

典學孔子七經河圖洛書內外藝建和初四府表薦四府太尉司徒司空人將軍府也

術靡不貫綜受業者自有餘人州舉茂才以病辭太尉黃瓊胡廣舉有道正皆不應相帝公事徵對策為請徵拜議郎侍講禁內再遷為侍中時

帝欲廣開鴻池典諫曰鴻池汎溉已且百頃猶復增而深之非所

宜崇唐虞之約已遵孝文之愛人也帝納其言而止聖子曰堯舜堂高

茨不翦采椽不斷飯土簋歛土銅糲梁之賦黎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是約已也文帝嘗欲

作露臺召匠計之曰直白金帝曰白金中八十家之產何以臺為官室苑囿無所增益有不便輒

施以利人父卒襲封出為弘農太守轉右扶風公事去官徵拜城門

校尉轉將作大匠遷少府又轉大鴻臚時恩澤諸侯曰無勞受封

羣臣不悅而莫敢諫典獨奏曰夫無功而賞勞者不勸上忝下辱

亂象于度左傳曰國無政不用善則曰取譎於日月之災故政不可不慎務三而已一日擇

哀帝封丁傅日亦然是一日曰因入三日從時前言曰成帝時同日封王氏五侯其日天氣赤黃霧四塞

不用善人則亂象于度且高祖之誓非功臣不封史記功臣侯表曰高祖與功臣約曰非劉氏不王非有功不侯不如

是天下宜一切削免爵土曰存舊典帝不從頃之轉太僕遷太常朝

廷每有災異疑議輒咨問之謝承書曰天子宗典道懿尊為國師位特進七為列卿寢布被食用瓦器也典據經正

對無所曲折每得賞賜輒分與諸生之貧者後呂諫爭違旨免官就國會帝崩時禁藩國諸侯不得奔弔與慨然曰身從衣褐之中

致位上列褐織毛布之衣貧者所服且烏鳥反哺報德況於士邪小爾雅曰純黑而反哺者謂之烏春秋元命苞曰鳥

也孝鳥遂解印綬符策付縣而馳到京師州郡及大鴻臚並執處其罪

而公卿百寮嘉典之義表請呂租自贖詔書許之再遷長樂少府

衛尉公卿復表典篤學博聞宜備國師會病卒謝承書曰靈帝即位典復實武王暢陳蕃等謀其未

中常侍曹節侯覽趙忠等皆下獄自殺不言病卒使者弔祠買太后復遣使兼贈印綬諡曰獻侯

典兄子謙謙弟溫相繼為三公謙字彥信初平元年代黃琬為太

尉獻帝遷都長安呂謙行車騎將軍為前置明年病罷復為司隸

校尉車師王侍子為董卓所愛數犯法謙收殺之卓大怒殺都官

從事而素敬憚謙故不加罪轉為前將軍遣擊白波賊有功封鄂

侯鄂音盤眉反李傕殺司徒王允後代允為司徒數月病免拜尚書令是

年卒諡曰忠侯溫字子柔初為京兆郡丞前書三輔丞武帝元鼎四年置秩六百石歎曰大丈夫

當雄飛安能雌伏遂棄官去遭歲大饑散家糧已振窮餓所活

萬餘人獻帝西遷都為侍中同輿輦至長安封江南亭侯代楊彪

為司空免頃之復為司徒錄尚書事時李傕與郭汜相攻傕遂虜

掠禁省劫帝幸北塢外內隔絕傕素疑溫不與已同乃內溫於塢

中又欲移乘輿於黃白城溫與傕書曰公前託為董公報讎然實

屠陷王城殺戮大臣天下不可家見而戶說也今與郭汜爭睚眦

之隙已成千鈞之難睚眦解見實錄傳一十斤為鈞言其重人在塗炭各不聊生曾不改悟

遂成禍亂朝廷仍下明詔欲令和解上命不行威澤日損而復欲

移轉乘輿更幸非所此誠老夫所不達也於易一為過再為涉三

而弗改滅其頂凶滅沒也易大過上六曰過涉滅頂凶亡謂曰處大過之極過之甚者也涉難過也故至于滅頂凶也不如早共和

解引軍還屯上安萬乘下全人民豈不幸甚傕大怒欲遣人殺溫

及古制

董卓從弟應溫故掾也諫之數日乃獲免溫從車駕都許建安十三年已辟司空曹操子丕為掾操怒奏溫辟忠臣子弟選舉不實免官是歲卒年七十二

贊曰宣鄭二王奉身清方杜林據古張湛於莊典呂義黜謂集郡奔也罪官由德揚大儀鵠髮見表憲王鵠髮白髮也少卿志仕終乘高箱

宣張二王杜郭吳承鄭趙列傳第十七

晉書卷四十七

後漢書二十七

桓譚馮衍列傳第十八上

後漢書二十八上

唐章懷太子賢注

桓譚字君山沛國相人也

相縣名故城在今徐州符離縣西北

父成帝時為太樂令譚以

父任為郎因好音律

官商角徵羽謂之五聲聲成文謂之音律謂六律黃鍾太簇姑洗蕤賓無射夾鍾

善鼓琴博學多

通徧習五經皆詁訓大義不為章句

說文曰詁訓古言也章句以義曲以派也

能文章尤

好古學數從劉歆揚雄辨析疑異性嗜倡樂

倡俳也

簡易不修威儀

而意非毀俗儒由是多見排抵

抵擊也音紙

哀平間位不過郎傅皇后父

孔鄉侯晏深善於譚

傳皇后哀帝后

是時高安侯董賢寵幸女弟為昭儀皇

后日已疏晏嘿嘿不得意譚進說曰昔武帝欲立孺子夫陰求陳

皇后之過

子夫衛皇后也本平陽王家詭者得幸於武帝生男據送為皇后陳皇后武帝

姑長公主嫖女也禮寵十餘年無子聞子夫得幸幾死者為焉上怒遂被婦人媚

道事覺廢居長門宮嫖音匹妙反見前書

而陳后終廢子夫竟立今董賢至父而女弟尤幸

殆將有子夫之變可不憂哉晏驚動曰然為之奈何譚曰刑罰不

能加無罪邪枉不能勝正人夫士以才智要君女以媚道求主皇
后年少希更艱難或驅使醫巫外求方技此不可不備又君侯以
后父尊重而多通賓客必借以重執貽致譏議不如謝遣門徒務
執謙慤此脩已正家避禍之道也晏曰善遂罷遣常客常或人白
皇后如譚所戒後賢果風太醫令真欽使求傅氏罪過遂逮后弟
侍中喜詔獄無所得乃解故傅氏終全於哀帝之時及董賢為大
司馬聞譚名欲與之交譚先奏書於賢說以輔國保身之術賢不
能用遂不與通當王莽居攝篡弒之際天下之士莫不競褒稱德
美作符命以求容媚譚獨自守默然無言莽時為掌樂大夫更始
立召拜太中大夫世祖即位徵待詔上書言事失旨不用後大司
空宋弘薦譚拜議郎給事中因上疏陳時政所宜曰臣聞國之廢
興在於政事政事得失由乎輔佐輔佐賢明則俊士充朝而理合

世務輔佐不明則論失時宜而舉多過事夫有國

之君俱欲興化

建善然而政道未理者其所謂賢者異也昔楚莊

王問孫叔敖曰

寡人未得所以為國是也

莊王名旅穆王商臣之子也孫叔敖賢相也言欲為國於是未知何以

叔敖曰國之

有是眾所惡也恐王不能定也王曰不定獨在君

亦在臣乎對曰

君驕士曰士非我無從富貴士驕君曰君非士無

從安存人君或

至失國而不悟士或至飢寒而不進君臣不合則

國是無從定矣

莊王曰善願相國與諸大夫共定國是也

事見新序

蓋善政者視俗而

施教察失而立防威德更興文武迭用然後政調

於時而躁人可

定躁猶動也謂躁撓不定之人也昔董仲舒言理國譬若琴瑟其不調

者則解而更張

事見前書夫更張難行而拂眾者拂違也音扶弗反是故賈誼以

才逐而鼂錯以

智死賈誼洛陽人也事文帝為博士每詔令下諸老先生未能言誼盡所出絳灌之屬害之文帝亦疏之乃以誼為長沙太傅鼂錯賴用

為之對人人各如其志

今號曰智囊景帝即位為御史大夫請削諸侯之郡後七國反以誅錯為名遂腰斬錯見前書世雖有殊能而終

莫敢談者懼於

前事也且設法禁者非能盡塞天下之姦皆合眾人之所欲也大抵取便國利事多者則可矣夫張官置吏以理萬別善惡惡人誅傷則善人蒙福矣今人相殺傷雖怨讎子孫相報後忿深前至於滅戶殄業而俗稱弱猶勉而行之此為聽人自理而無復法禁者也若已伏官誅而私相傷殺者雖一身逃亡皆徒家者加常二等不得雇山贖罪雇山解見光武紀如此則仇怨夫理國之道舉本業而抑末利是以先帝禁人二官為吏高祖時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市井子孫不得官為吏此所以抑并兼長廉賦多放田貨中家子弟為之保役中家猶中等也趨走與保役可保信也與封君比入收稅謂舉錢輸息利也東觀記曰中家子弟為之保役受計上疏趨走俯伏辟召臣僕坐而分利也是耕而食至乃多通侈靡以淫耳目今可令諸商賈自相糾告若非

身力所得皆曰臧畀告者

界與也東觀記載謂言曰賈人多通侈靡之物羅統續編雜絲玩好以淫人耳目而竭盡其財曰為下樹舍娼而置

人事寡力弱必歸功田畝田畝修則穀入多而地力盡矣又見法

令決事輕重不齊或一事殊法同罪異論姦吏得因緣為市所欲

活則出生議所欲陷則與死比是為刑開二門也今可令通義理

明習法律者校定科比科謂事條比謂類例一其法度班下郡國蠲除故條如

此天下方知而獄無怨濫矣方猶法也書奏不省是時帝方信讖多曰決

定嫌疑又疇賞少薄天下不時安定譚復上疏曰臣前獻瞽言未

蒙詔報不勝憤懣冒死復陳愚夫策謀有益於政道者曰合人心

而得事理也凡人情忽於見事而貴於異聞觀先王之所記述咸

曰仁義正道為本非有奇怪虛誕之事蓋天道性命聖人所難言

也自子貢曰下不得而聞況後世淺儒能通之乎

論語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

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鄭玄注云性謂人受血氣以生有賢愚吉凶天道七政變動之占也今諸巧慧小才伎數之人增益

圖書矯稱讖記伎謂方伎醫方之家也數謂數術明堂義和史卜之官也圖書即讖緯符命之類也巨欺惑貪邪誑誤人

主焉可不抑遠之哉東觀記載譚書云矯稱孔丘為讖記以誤人主也臣譚伏聞陛下窮折方士

黃白之術甚為明矣黃白謂以藥化成金銀也方士有方術之士也而乃欲聽納讖記又何誤也

其事雖有時合譬猶十數隻偶之類言偶中也陛下宜垂明聽發聖意屏

羣小之曲說述五經之正義略雷同之俗語詳通人之雅謀雷之發聲衆物

同應俗人無是非之心出言同者謂之雷同禮記曰無雷同又臣聞安平則尊道術之士有難則貴介胄

之臣介甲也胄兜參也今聖朝興復祖統為人臣主而四方盜賊未盡歸伏

者此權謀未得也臣譚伏觀陛下用兵諸所降下既無重賞巨相

恩誘或至虜掠奪其財物是巨兵長渠率各生狐疑黨輩連結歲

月不解古人有言曰天下皆知取之為取而莫知與之為取言先饒與之後

乃可取之老子曰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陛下誠能輕爵重賞與士共之則何招而不

至何說而不釋何向而不開何征而不剋如此則能巨狹為廣巨

遲為速亡者復存失者復得矣帝省奏愈不悅其後有詔會議靈

臺所處楊衍之洛陽記曰平昌門直南大道東是明堂大道西是靈臺也帝謂譚曰吾欲讖決之何如譚默

然良久曰臣不讀讖帝問其故譚復極言讖之非經帝大怒曰桓

譚非聖無法將下斬之譚叩頭流血良久乃得解出為六安郡丞

六安郡故城在今壽州安豐縣南意忽忽不樂道病卒時年七十餘初譚著書言當世

行事二十九篇號曰新論上書獻之世祖善焉新論一曰本造二王霸三求輔四言體五見徵六譚

非七啟寤八祛蔽九正經十識通十一離事十二道賦十三辨惑十四述策十五問友十六琴道本造閱友琴道各一篇餘並有上下東觀記曰光武讀之敕言卷文今皆別為上下凡二十九篇

琴道一篇未成肅宗使班固續成之東觀記曰琴道未畢但有發自一章所著賦誄書奏

凡二十六篇元和肅宗行東巡狩至沛使使者祠譚冢鄉里曰

為榮

馮衍字敬通京兆杜陵人也東觀記曰其先上黨潞人曾祖父奉世徙杜陵祖野王元帝時為大

鴻臚野王字君卿奉世之長子也東觀記曰野王生座襲父爵為關內侯座生衍華嶠書曰衍祖父立生滿年十七喪父早卒滿生衍衍幼有奇才年

九歲能誦詩至二十而博通羣書王莽時諸公多薦舉之者衍辭

不肯仕時天下兵起莽遣更始將軍廉丹討伐山東丹辟衍為掾

與俱至定陶莽追詔丹曰倉廩盡矣府庫空矣可巨怒矣可巨戰

矣將軍受國重任不捐身於中野無巨報恩塞責丹惶恐夜召衍

曰書示之衍因說丹曰衍聞順而成者道之所大也逆而功者權

之所貴也於正道雖違逆而事有成功者謂之權所謂反經合義者也是故期於有成不問所由論於大

體不守小節昔逢丑父伏軾而使其君取飲稱於諸侯左氏傳齊晉戰逐及齊侯齊臣逢丑父乃與齊侯易位使齊侯御車韓厥將及齊侯丑父令赤月侯如華泉取飲韓厥乃獻丑父於郤克郤克將戮之呼曰自今無有代其君任患者有一於此收心為戮矣郤子曰人不難以死免其君我戮之不祥赦之以勸事君者鄭祭仲立突而出忽終得復位美於春秋蓋巨

死易生巨存易亡君子之道也祭仲鄭大夫突及忽皆鄭莊公之也莊公薨太子忽當立公子突宋之出也故宋人赴鄭祭仲公羊傳曰祭仲何以不名賢也何賢乎以為知權其知權奈何宋人執之謂曰為我出忽而立突祭仲不從其言則君必死國必亡從其言則君可以生易死國可以存易亡古人有權者祭仲是也權者反

乎經後有善者也行權有道殺人詭於眾意寧國存身賢智之慮也詭違也故易

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巨目天祐之吉无不利若周易下繫之辭若夫

知其不可而必行之破軍殘眾無補於主身死之日負義於時負猶失也

智者不為勇者不行且衍聞之得時無怠怠懈也張良巨五世相

韓椎秦始皇博浪之中張良大父也地相也張良父及祖相韓之五王也後秦滅韓良家僮三百人乃悉以家財求刺客刺秦士得力上為鐵椎重百二十斤擊始皇於博浪沙中博浪地名在鄭州武陽縣南椎者力追反謂擊之也勇冠乎賁育名高乎

泰山孟賁夏育並古之勇士也前書音義曰孟賁生於牛角夏育衛人力舉千鈞也將軍之先為漢信臣廉嬰襄武人宣帝時為後將軍即丹之先

新室之興英俊不附今海內潰亂人懷漢德甚於詩人思召公也

愛其甘棠而況子孫乎人所歌舞天必從之詩小雅曰雖無德與汝式歌且舞言漢氏之德人歌舞之也尚

書曰人之所欲天必從之方今為將軍計莫若屯據太郡鎮撫吏士砥礪其節百里

之內牛酒日賜納雄桀之士詢忠智之謀要將來之心待從橫之

變與社稷之利除萬人之害則福祿流於無窮功烈著於不滅何

與軍覆於中原身膏於草野與猶如也功敗名喪恥及先祖哉聖人轉禍

而為福智士因敗而為功願明公深計而無與俗同丹不能從進

及睢陽復說丹曰蓋聞明者見於無形智者慮於未萌况其昭哲

者乎哲明也商鞅謂秦孝公曰愚者聞於成事智者見於未萌凡患生於所忽禍發於細微司馬相如曰禍故多藏於隱微而發

於人之所忽也敗不可悔時不可失公孫鞅曰有高人之行負非於世有獨

見之慮見贅於人語見史記商君傳鞅見猶惡也史記鞅作故信庸庸之論破金石之策庸常也金

石以諭堅也襲當世之操失高明之德夫決者智之君也疑者事之役也

役猶賤也時不重至公勿再計丹不聽遂進及無疆與赤眉戰死無疆縣名屬東平郡

故城在今鄆州須昌縣東並嶠書曰以死節西歸吏以亡命更始二年遣尚書僕

射鮑永行大將軍事安集北方永字君長司隸校尉宣之子衍因曰計說永曰衍聞

明君不惡切慙之言曰測幽冥之論忠臣不顧爭引之患曰達萬

機之變感實也幽冥論深遠也爭引謂引事與君爭也事非一塗故曰萬機之變也書曰一日

為揚化大將軍掾辟鄧禹府數奏記於禹陳政事自明君以下皆是諫鄧禹之詞非勸鮑永之說不知何緣有此乖違是故君臣兩興功名兼

立銘勒金石令問不忘今衍幸逢寬明之日將值危言之時危猶高也論語

曰天下有道危言危行豈敢拱默避罪而不竭其誠哉伏念天下離王莽之害久

矣始自東郡之師離遭也莽居攝元年翟義起兵于東郡繼以西海之役莽居攝元年西

羌龐恬傅播等怨莽奪其地為西海郡攻西海太守程永莽遣護羌校尉竇況擊之巴蜀沒於南夷莽篡位既西南夷响王為侯王邯怨恨攻益州殺大尹陳隆

莽發巴蜀吏上擊之出入三年死者十七八緣邊破於北狄分建國二年烏珠單于遣左賢王入雲中大殺吏

畜產不可勝數緣邊虛耗也遠征萬里暴兵累年日露禍擘未解兵連不息擘謂相連引也刑

法彌深莽以地皇元年以後為不須時今自是春夏斬人于市賦斂愈重眾彊之黨橫擊於外百僚之

臣貪殘於內元元無聊飢寒並臻父子流亡夫婦離散廬落丘墟

田疇蕪穢疾疫大興災異蓬起於是江湖之上海岱之濱風騰波

涌更相駘藉莽時江湖海澤慶沸青徐荆楚之也搔擾前書音義曰貽蹈也今此危駘古通四垂之人肝腦塗地死

亡之數不啻大半殃咎之毒痛入骨髓匹夫僮婦咸懷怨怒僮猶賤也皇

帝曰聖德靈威龍興鳳舉率窅葉之眾將散亂之兵哺血昆陽長

驅武關破百萬之陣摧九虎之軍莽未下江兵鄧暉王匡攻武關莽乃拜將軍九人皆以虎為號以捍匡等擊破六虎敗走三虎

乃保京師倉鄧暉等雷震四海席卷天下席卷言無餘也攘除禍亂誅滅無道一暮

之間海內大定繼高祖之休烈附文武之絕業社稷復存炎精更

輝德冠往初功無與二此上二句詞馬相天下自以去亡新就聖漢當

蒙其福而賴其願樹恩布德易以周洽其猶順驚風而飛鴻毛也

言其易也王褒聖主得賢臣然然而諸將虜掠逆倫絕理倫亦理也殺入父子妻人

婦女燔其室屋略其財產飢者乞食寒者裸跣毛草也臣賢案仍集毛字作無今俗語猶然者或古

亦通冤結失望無所歸命今大將軍曰明淑之德秉大使之權統三

軍之政存撫并州之人惠愛之誠加乎百姓高世之聲聞乎羣士

故其延頸企踵而望者非特一人也且大將軍之事豈得珪璧其

行束脩其心而已哉言當恢廓規模將定國家之大業成天地

之元功也昔周宣中興之主齊桓朝疆之尹申伯召虎夷

吾吉甫申伯周宣王之元舅也召虎召穆公也吉甫謂尹攘其羣賊羣賊食之安其疆于況乎萬里之漢明帝復曲而士將軍居之梁諫此誠不

可左傳且衍明變之兵久則力屈人怨則變生

息兵革雲山百姓震駭忌不

憂夫并州之地東觀記關北逼疆東觀記作石乎

人庶多斯四戰之地攻守之場六不虞何

不素史記將軍所杖必須良宜改易非任人

之命東觀記必存忠信無賢路有聖人審得人曰承大將軍之明雖則山

澤之人無不感德思樂為用矣然簡精銳之卒發屯守之士三

甯既整其兵相其土地之饒其水泉之利制屯田之術習

戰射之術則風風遠暢人安其業若鎮太原無黨收百姓之

歡心樹名食之良佐天下無變則曰官顯有事則可曰

建大功後大將軍開日月之明發溼淵之

之策孫武吳越者兵書也省羣議之是非詳眾士之

南之迹垂甘棠之風令夫功烈施於千載富貴傳于無窮伊望之

策何巨加茲伊尹呂望永既素重衍為且受使得自置偏裨乃曰衍為立

漢將軍東觀記曰時水得領狼孟長屯大原狼孟縣名屬太原郡故城在今并州陽曲縣東北與上黨

太守田邑等繕甲養士扞衛并土及世祖即位遣宗正劉延攻天

井關與田邑連戰十餘合延不得進邑迎母弟妻子為延所獲東觀

為上黨太守東觀記曰遣騎都尉弓里游諫大夫何叔武即拜邑為上黨太守因遣使者招丞衍丞衍等疑

不肯降而忿邑背前約東觀記曰何物邑誓列頸俱受重衍乃遣邑書曰蓋聞晉文出

奔而子犯宣其忠晉文公重耳辟麗姬之難山奔狐偃勸趙武逢難而程嬰明

其賢趙盾晉卿生趙朔朔娶晉成公姊為夫人晉景公三年大夫屠岸賈誅趙氏殺趙朔滅其

遺腹若幸而生男吾奉之即女也吾徐死耳居無何朔妻生男屠岸賈聞之乃索于宮中夫人置

杵曰乃取它嬰兒負之匿山中諸將共攻殺杵曰并兒竟無聲杵曰今一索不得後必復索之

今三王背叛赤眉危國三王見史始傳天下動社稷顛隕喻衆是忠臣立功

之日志士馳馬之秋也伯玉擢選出符專宰大郡文帝初與郡守始為銅虎符符使符分持其一

以為瑞信剖即分也夫上黨之地有四塞之固關謂上黨關帶三關西為國蔽關謂石陘關

也音形奈何舉之巨資疆敵開天下之命秦下甲攻衛陽晉大開天下例李斯曰所謂借寇兵而齎盜糧也假仇讎之刃豈不哀哉張儀說秦王曰

乃辟也臣無二心古之制也挈瓶之智守不假器解見左傳為臣無有二心委質猶屈膝也左傳曰策名委質貳

其辭晏子春秋曰齊大夫崔杼弑齊莊公乃劫諸大夫盟有敢不盟者戰鉤其頸承其心曰不與崔氏而與公室者盟神視之言不疾指不至血者死所殺者七人而後及晏子晏子

奉血仰天曰崔氏無道而殺其君若有能復崔氏而

與我則齊國吾與共之不與我則戰在腹劍在心子

吾以利而背其君非義也詩云愷悌君子求福不回

回而求福乎劍刃鈎之直兵推之嬰不革矣崔子遂

其邑左傳孟孫之家臣謝息孟孫從魯昭公如楚

以郟邑與之謝息不可曰夫子從君而守臣

晉罪也又不聽晉魯罪重矣晉師必至吾無以待之

曰吾與子桃辭以無山與之萊柞乃遷于桃杜預注

虛萊柞二山名由是言之內無鈎頸之禍外無

桃萊之利臣賢案謝息得桃邑萊山

之恥竊為左右羞之且邾庶其竊邑

一畔君曰要大利曰賤而必書

莒牟夷曰土地求食而名不滅是曰

大丈夫動則思禮行則思義

未有背此而身名能全者也庶其邾大

伯玉深計莫若與鮑尚書同情戮力

尚書大義既全敵人紓怨紓

曰尊親係累之故能捐位投命歸之

顯忠貞之節立超世之功如

談無愧天下若乃

貪上黨之權惜全邦之實衍恐伯玉必懷周趙

之憂上黨復有前

年之禍史記曰趙孝成王時韓上黨太守馮亭使人至趙曰韓不

昔晏平仲納延陵之誨終身

難難孫林父違穆子之戒故陷終身之惡

孫林父違穆子之戒故陷終身之惡

孫林父違穆子之戒故陷終身之惡

孫林父違穆子之戒故陷終身之惡

孫林父違穆子之戒故陷終身之惡

孫林父違穆子之戒故陷終身之惡

孫林父違穆子之戒故陷終身之惡

孫林父違穆子之戒故陷終身之惡

孫林父違穆子之戒故陷終身之惡

諸弟見執於軍而邑安然不顧者豈非重其節乎若使人居天地
壽如金石要長生而避死地可也今百齡之期未有能至老壯之
間相去幾何誠使故朝尚在忠義可立雖老親受戮妻兒橫分邑
之願也聞者上黨黠賊大眾圍城義兵兩輩入據井陘邑親潰敵
圍拒擊宗王即劉自試智勇非不能當誠知故朝為兵所害新帝司
徒已定三輔謂郡隴西北地從風響應其事昭昭日月經天河海帶
地不足比言明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論語子天下存亡誠云命也邑
雖沒身能如命何夫人道之本有恩有義義有所宜恩有所施君
臣大義母子至恩今故主已亡義其誰為老母拘執恩所當留而
厲曰貪權誘曰策馬抑其利心必其不顧何其愚乎邑年三十歷
位卿士性少嗜慾情厭事為況今位尊身危財多命殆鄙人知之
何疑君子君長敬通君長鮑揭節垂組自相署立揭音其謁蓋仲由使

門人為臣孔子譏其欺天孔子行疾仲由欲使門人為臣以大夫之禮葬孔子君長

據位兩州加臣一郡衍集鮑承行將軍事安集并州擁兵而東畔國兵不入

疑聞史始敗故諸國畔也不入疑言不征上黨見圍不窺大謂東畔國兵不入

黨之道不窺言不來救也并州大谷縣西有大谷是也宗正臨境莫之能援兵威屈辱國權日損三王

背畔亦眉害主未見兼行倍道之赴昔墨翟累蒸救宋申包胥重

抵存楚衛女馳歸唁兄之志衛女衛宣公庶子之文為許穆公夫人其兄即戴公

事生安能事死未知為臣焉知為主豈厭為臣思為君父乎欲

搖泰山而蕩北海言不可也孟子曰挾事敗身危要思已言行不從或訛

言更始隨赤眉在北說也永衍信之故屯兵界休休音方移書

上黨云皇帝在雍曰惑百姓永遣弟升及子靖舒誘降涅城東

記曰升及舒等謀使營對李匡先反開門內兵殺其縣長馮晏立故謂舒家在上黨

邑悉繫之。又書勸永降，永不答。

東觀記載邑書曰：愚聞文夫不釋故而改國，哲士不微幸而出危。今若長敵主敗，不能死，新帝立不

肯降擁衆而據壁，欲襲六國之從與邑同事。一朝內為刎頸之盟，兵巨收，取腥城破，君長之國壞，父母之鄉首難結。怨孽弄凶器，人心難知，何意君長當為此計哉？有韓信將兵無敵，天下功不世出，略不再見。威執項羽，名出高帝，不知天時就亨於漢，知伯分國既有三晉，欲大無已身死。地分頭為飲器，君長銜命出征，擁帶徒士上黨，既不能救河東，畔不能取朝有顛沛之憂，國有分崩之禍。上無仇牧之節，下無不占之志，天之所壞，人不能支。君長將兵，不與韓信同日而論。威行得衆不及智伯，萬分之半不見。天時不知，厭足欲明，人臣之義當先知。敗主之未，然欲貪天下之利，官及新主之末，為今故主已敗，新主既成，四海為羅網，天下為敵。人不足滿，害動搖，禍患履深淵之薄冰，不為噉涉干鈞之發機，不知懼何如其知也。絕鮑氏之姓，廢十部之業，誦堯之言，服桀之行，悲夫命也。張紆內行邪孽，不遵孝友，疏其父族，外附婁黨，已收三二族，將行其法，能逃不自詰者，舒也。能吏舒宗者，子也。永邑遂結怨焉。 台曰：是與邑有隙，邑

字伯玉，馮翊人也。後為漁陽太守。

東觀記曰：邑馮翊蓮弓人也。其先齊諸田父豐為漁陽太守，未到官道病。

永衍審知更始已效，乃共罷之。共幅巾降於河內。

帝怨衍等不時至，永曰：立功得贖，非遂任用之。立功謂說下懷。

而衍獨見黜，永謂衍曰：昔高祖賞季布之罪，誅丁固之功。

季布項羽將數窘漢

明主亦何憂哉？衍曰：記有之，人有挑其鄰人之士者，挑其長者長

者，詈之挑其少者，少者報之後，其夫死而取其長者，或謂之曰：夫

非罵爾者邪？曰：在人欲其報我，在我欲其罵人也。

此並陳軫對秦王之詞也。見戰國策引之者言。

已為故主守節，亦冀新帝重之也。挑音徒了反。

夫天命難知，人道易守。守道之臣，何患死亡？頃之

帝曰：衍為曲陽令。

曲陽縣名，屬常山郡，故城在今定州彭城縣西也。

誅斬劇賊郭勝等，降五千餘

人。論功當封，呂讒毀故賞不行。建武六年，日食。

續漢志曰：建武六年九月丙寅晦，日有食之。史官不

見郡以聞。衍上書陳八事，其一曰：顯文德。二曰：褒武烈。三曰：修舊功。四曰：

招俊傑。五曰：明好惡。六曰：簡法令。七曰：差秩祿。八曰：撫邊境。書奏

帝，將召見。初，衍為狼孟長，呂罪擢陷大姓，令狐略是時略為司空

長史，讒之於尚書令王護。尚書周生豐曰：衍所呂求見者，欲毀君

也。風俗通曰：周生姓也。豫章舊志曰：豐字偉，防太山。南武陽人也。建武七年為豫章太守，清約儉惠。 護等懼之，即共排間。衍遂不

得入。後衛尉陰興、新陽侯陰就、呂外戚貴顯，深敬重衍。衍遂與之

交結。由是為諸王所聘請。興及就並光烈皇后母弟也。衍集與陰就書曰：衍聞神龍

相應也伏見君侯忠孝之性慈仁愍論義周密思慮深遠願以微賤數蒙聖恩被侯大惠行年
老破病恐一旦無祿命先大馬懷抱不報齋恨人冥思割肝膽有以塞責方今天下安定四海咸
服蒙恩更生之臣無所効其死力側聞東平山陽王壯當之國擇除官屬行不自量願侯白以行
備門衛鄙語曰水不激不能破舟矢不激不能飲羽不念舊惡名賢所高負責之臣欲言不敢惟
侯哀憐深留聖心則尋為司隸從事帝懲西京外戚賓客故皆曰法繩之
大者抵死徒其餘至貶黜行由此得罪嘗自詣獄有詔赦不問時
又與就書曰奏曹掾馮衍叩頭死罪衍材素愚篤行義污穢外無鄉里之譽內無汗馬之勞僕蒙
明府天覆之德華寵重疊間者掾史疑衍之罪眾熙熙山當為灰土賴蒙明察撥其素行復保首
領倍知厚德篤於慈父寢淫肌膚滲漉骨髓德重山嶽澤深河海前送妻子還蒲縣遭雨逢暑以
七月還至陽武聞詔捕諸王賓客惶怖請關冀先事自歸十一月到十二日書報歸田里即日束
手詣洛陽詔獄十五日夜詔書勿問得出遭雨又疾大困冀高世之
德施以田子老馬之惠贈以秦穆駿馬之恩使長有依歸以效忠誠心
西歸故郡閉門自
保不敢復與親故通

桓譚馮衍列傳第十八上



後漢書二十八

馮衍傳第十八下

唐章懷太子賢注

後漢書二十八下

建武末上疏自陳曰臣伏念高祖之略而陳平之謀毀之則疏譽

之則親史記曰魏無知薦陳平於高祖高祖曰平為將絳灌等咸謂平曰雖美丈夫如冠玉耳

臣所言者能也陛下所問者行也楚漢相拒臣進奇謀高祖讓魏無知無知曰

之士盜嫂受金又何足疑高祖乃令平盡護諸將也魏尚魏里人文帝時為雲中守匈奴不近雲中

之曰法則為罪施之曰德則為功後坐上首虜差六級下之吏罰作之馮唐諫文

帝曰臣愚以為陛下法大明罰太重賞太輕帝悅是日令唐持節赦高復以為雲中守也逮至晚世董仲舒言道德見妒於公

孫弘史記曰董仲舒為人廉直公孫弘習春秋不如董生弘希時用事位至公卿仲舒以弘為從

待李廣奮節於匈奴見排於魏青史記曰李廣隴西成紀人也為前將軍從衛青討匈奴青不使當匈奴廣乃失道後期青令對簿廣

乃引刃自刎知與不知莫不流涕此忠臣之常所為流涕也臣衍自惟微賤之臣上無

無知之薦下無馮唐之說乏董生之才寡李廣之勢而欲免讒口齊怨嫌豈不難哉臣衍之先祖曰忠貞之故成私門之禍衍之祖馮參忠正不

屈節於王氏五侯參姊為中山王太后後為哀帝祖母
傳太后陷以大逆參自殺親族死者十七人見前書

而臣行復遭擾攘之時值兵

革之際不敢回行求時之利也事君無傾邪之謀將帥無虜掠之

心衛尉陰興敬慎周密內自修勅外遠嫌疑故敢與交通興知臣

之貧數欲本業之欲遺其財為立基本生業也臣自惟無三益之才不欲處三損之

地固讓而不受之論語載孔子言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故引以為言也昔在更始太原執貨財之柄

居倉卒之間據位食祿二十餘年而財產歲狹居處日貧家無布

帛之積出無輿馬之飾於今遭清明之時節躬力行之秋力行謂盡也禮記曰好問近於智力行近乎仁也

而怨讎叢興譏議橫世蓋富貴易為善貧賤難為工

也疏遠寵畝之臣無望高闕之下惶恐自陳巨救罪尤書奏猶臣

前過不用衍不得志退而作賦又自論曰馮子曰為夫人之德不

碌碌如玉落落如石老子道德經之辭也言可貴可賤皆非道與主貌碌碌為人所貴石形落落為人所賤賤既失矣貴亦未得言當處才不才之間

風興雲蒸一龍一蛇與道翱翔與時變化夫豈守一節哉風興雲蒸言相須也東方

朔誠子書曰聖人之道一龍一蛇形見神藏與物變化隨時之宜無有常處化音協韻音花

用之則行舍之則藏進退無主屈

伸無常故曰有法無法因時為業有度無度與物趣舍史記司馬談之詞也言法度是非皆隨時俗物所趣則同之所舍則違之所謂隨時之義也

常務道德之實而不求當世之名闊略妙小

之禮蕩佚人間之事放蕩縱逸不拘恒俗也正身直行恬然肆志顧嘗好倣儻之

策時莫能聽用其謀顧猶及也倣儻卓與貌也喟然長歎自傷不遭遭也久棲遲於

小官不得舒其所懷棲遲猶假息也抑心折節意悽情悲夫伐冰之家不利

雞豚之息言食厚祿不當求小利也禮記曰畜馬千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伐冰謂卿大夫以上以其喪祭得賜冰故言伐冰也韓詩外傳曰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委積駟馬之家不特雞豚之息伐冰之家不特牛羊之入也委積之臣不操市井之利韓詩外傳曰千乘積之臣不操市井之利是以貧窮有所勸而孤寡有所措也

況歷位食祿二十餘年而財產益狹居處益

貧惟夫君子之仕行其道也慮時務者不能與其德為身求者不

能成其功言不可兼也去而歸家復羈旅於州郡身愈據職家彌窮困卒

離飢寒之災有喪元子之禍先將軍葬涓陵哀帝之崩也管之呂

為園

奉世為右將軍即竹之曾祖故言先將軍渭陵元帝陵在長安北五十里哀帝義陵在長安北四十六里奉世墓入義陵塋中所以衍不得入葬也別求也

於是曰

新豐之東鴻門之上壽安之中

太上皇思東歸乃遷豐邑人於此立縣故曰新豐鴻門阪名前書音義曰在新豐東十七里舊大道

北下地執高敞四通廣大南望鄜山北屬涇渭東瞰河華龍門之陽

三晉之路

龍門河所經今絳州縣也三晉謂韓趙魏也

西顧鄠鄠周秦之丘宮觀之墟

鄠鄠二水名周文王

都鄠武王都鄠秦本封在隴西秦縣周平王東遷以後秦始有岐州之地故總言周秦之丘丘亦墟也

通視千里覽見舊都遂定塋焉

舊室而哀歎

退而幽居蓋忠臣過故墟而歎歎孝子入舊室而哀歎

每念祖考著盛德於前垂鴻烈於後遭時之禍墳墓蕪穢春秋

蒸嘗昭穆無列

司馬相如賦曰墳墓蕪穢而不修年衰歲暮悼無成功將西

田牧肥饒之野殖生產修孝道營宗廟廣祭祀然後闔門講習道

德觀覽乎孔老之論庶幾乎松喬之福

列仙傳亦松子神農時雨師也服水玉

上隴阪陟高岡游精宇宙流目

八紘

文子曰四方上下曰宇蒼頡篇曰丹輿所屆曰宙南子曰九州之外乃有八紘八紘之外乃有八紘也

覽上古得失之風愍道陵遲傷德分崩夫觀其終必原其始故存

其人而詠其道疆理九野經營五山眇然有思陵雲之意

情昭章玄妙之思也

辭曰開歲發春分百卉會英

甲子之朝兮西征

今襄回鑄京

好惡之無常

異獨耿介而慕古兮

後漢書卷之八

孔敗也。頤陵也。耽亦樂也。言時人之行如此。遵大改而裴回。今履孔德之窈冥。固眾夫之所眩。

今孰能觀於無形。遵循也。此大路大道也。老子曰。大道汎兮。又曰。孔德之容。窈兮冥兮。其中

物而不容時。俗眩于名。孰能觀大象無形哉。行勁吉。言離尤。今羌前人之所有。內自省而不慙。

兮。遂定志而弗改。離。離也。尤。過也。羌。語發聲也。言古人有為勁道行而過尤。過者有之。欣

吾黨之唐虞。兮。愍吾星之愁勤。聊發憤而揚情。今將言蕩夫憂心。

逝而無由。言唐虞往不可攀。援而及。將來賢哲又不可豫期。所無終身之後。名譽不

時而消搖。兮。超略陽而不反。念人生之不再。兮。悲六親之日遠。

門而歔歔。兮。哀吾孤之早零。何天命之不純。兮。信吾罪之所生。傷

誠善之無辜。兮。齋此相而入冥。零。落也。吾孤。早零。即上所謂喪元子者也。子既早

弟。陟九嶷而臨斐。兮。聽涇渭之波聲。斐。音山。名峯。峯在今三原縣。顧鴻

沈抑而內悲。言已往者託于貴戚之權。幾陷於幾之罪。此由我思慮不深。遠已敗之事。悔之

蕪穢兮。恨昭穆之不終。太。行。山。任。上。黨。南。壺。口。山。任。上。黨。東。行。之。遠。祖。馮。亭。為。韓。上。黨

與恥功業之無成。兮。赴原野而窮處。與。猶。待。也。楚。辭。曰。日。忽。忽。其。將。暮。又。曰。老

昔伊尹之于湯。兮。七十說而乃信。臯陶釣於雷澤。兮。賴虞舜

而後親。無一士之遭濕。兮。抱忠貞而莫達。率妻子而耕耘。兮。委厥

美而不伐。伊。尹。各。摯。負。鼎。鼎。以。于。湯。七。十。說。而。乃。信。臯。陶。年。七。十。說。湯。乃。得。信。也。皇。甫。謚。帝。王

而不試。獨慷慨而遠望。兮。非庸庸之所識。戰。國。策。曰。齊。欲。伐。魏。序。于。髡。謂。齊

見之摯。乃說湯致於王道。信音申。臯氏春秋曰。舜陶于河。韓盧抑而不縱。兮。騏驥絆

濱。漁。于。雷。澤。今。言。臯。陶。未。詳。雷。澤。在。今。洪。州。雷。澤。縣。東。也。

今。潞。州。上。黨。縣。西。在。關。中。遙。相。望。之。即。序。所。謂。通。視。下。里。覽。見。舊。都。者。也。差。我。高。大。貌。時。峻。深。遂。貌。

今。潞。州。上。黨。縣。西。在。關。中。遙。相。望。之。即。序。所。謂。通。視。下。里。覽。見。舊。都。者。也。差。我。高。大。貌。時。峻。深。遂。貌。

今。潞。州。上。黨。縣。西。在。關。中。遙。相。望。之。即。序。所。謂。通。視。下。里。覽。見。舊。都。者。也。差。我。高。大。貌。時。峻。深。遂。貌。

今。潞。州。上。黨。縣。西。在。關。中。遙。相。望。之。即。序。所。謂。通。視。下。里。覽。見。舊。都。者。也。差。我。高。大。貌。時。峻。深。遂。貌。

今。潞。州。上。黨。縣。西。在。關。中。遙。相。望。之。即。序。所。謂。通。視。下。里。覽。見。舊。都。者。也。差。我。高。大。貌。時。峻。深。遂。貌。

今。潞。州。上。黨。縣。西。在。關。中。遙。相。望。之。即。序。所。謂。通。視。下。里。覽。見。舊。都。者。也。差。我。高。大。貌。時。峻。深。遂。貌。

今。潞。州。上。黨。縣。西。在。關。中。遙。相。望。之。即。序。所。謂。通。視。下。里。覽。見。舊。都。者。也。差。我。高。大。貌。時。峻。深。遂。貌。

今。潞。州。上。黨。縣。西。在。關。中。遙。相。望。之。即。序。所。謂。通。視。下。里。覽。見。舊。都。者。也。差。我。高。大。貌。時。峻。深。遂。貌。

今。潞。州。上。黨。縣。西。在。關。中。遙。相。望。之。即。序。所。謂。通。視。下。里。覽。見。舊。都。者。也。差。我。高。大。貌。時。峻。深。遂。貌。

紳駢驥而求千里行喻已有高才而不申所以獨
悼慨遠覽非庸庸之徒所能識也識協韻音志 卑衛賜之阜貨兮高顏回之所

慕重祖考之洪烈兮故收功於此路卑賤也阜積也行賤子貢貨殖慕顏回樂
功業隆天若荷末富貴恐 循四時之代謝兮分五土之刑德相林麓之所
致黜辱故於此路收功也

產兮管水泉之所殖修神農之本業兮採軒轅之奇策追周棄之
遺教兮軼范蠡之絕跡周禮五上一曰山林二曰川廣三曰丘陵四曰墳衍五曰原隰

林屬於山曰麓周禮曰山林動物宜毛殖物宜早淮南子曰汾水濁宜麻濟水和宜麥河水調宜
菽洛水輕利宜不涸水多力宜黍江水肥宜稻管子曰四七二十八尺而至於泉其水曰而甘宜
黍秫三七二十一尺而至於泉其水黃而宜大菽與麥二七一十四尺至於泉其水鹹宜稻

與麥此管水泉之所殖也周易曰神農氏斲木為耜耨木為耒耜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周
書曰神農之時天雨粟神農耕而種之軒轅黃帝也大戴禮曰黃帝時播種可殺草木節用水火
財物人得其利周棄帝農之子為兒之時其游戲好種樹麻菽及成人遂好耕農相地之宜人皆
法則之帝堯聞之舉棄為農師天下得其利故言遺教軼過也范蠡南陽人東越王句踐苦身戮
力竟滅吳報恥既而以為大名之下難以久居乃與其私屬乘舟浮海以行變姓不適齊為鴟夷
子皮之陶為朱公終 陟隴山曰隴豈兮眇然覽於八荒風波飄其並興兮

身不返是絕迹也 覽河華之決滂兮望秦晉之故國憤
情惆悵而增傷隴猶通也古字通八荒八方荒遠之地 馮亭之不遂兮愠馮亭以上黨降趙秦破趙於長平而亭死故言不
疾疾之先故遠懷憤怨也決音烏頭反滂音莽

庭浮江河而入海兮沂淮濟而上征碣石海隅也在今山東州東洞庭湖名也 瞻燕齊之舊居兮歷宋楚之名都

哀羣后之不祀兮痛列國之為墟燕都今薊縣也齊都營丘今臨淄縣也宋都睢 馳中夏而升降兮路紆軫而多艱

講聖哲之通論兮心幅憶而紛紜紆軫猶盤曲也幅憶猶鬱結也 惟天路之
同軌兮或帝王之異政堯舜煥其蕩蕩兮禹承平而革命惟思也言

路軌躡則同而帝王政教參差有異班固曰仰天路而同軌曰虎道曰德合天者稱帝仁義合者
稱王故言異政也煥文章貌蕩蕩政治平暢貌論語孔子曰惟天為大唯堯則之煥乎其有文章
蕩蕩乎人無能名焉堯舜同道故兼言之舜禪位於禹禹承堯舜之後而收制度禪子故曰承平蓋命也

疑高陽懇其超遠兮世孰可與論茲孔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楚
定也餘音它乎反憚音它紺反或作恹恹音丹加反恹音丑制反未定也高陽帝顓頊之號也
洞亦不定也史記曰虛暢洞疑又曰高陽氏沈深而有謀疏通而印事以其有謀而疏通故欲與

之論 訊夏啟於甘澤兮傷帝典之始傾頌成康之載德兮詠南風之

始自大臣咸見誅戮無遺脫者是遭感也亭及去 流山岳四周覽兮徇碣石與洞

疾皆衍之先故遠懷憤怨也決音烏頭反滂音莽 瞻燕齊之舊居兮歷宋楚之名都

歌聲

訊問也啟禹子也尚書曰啟與有扈大戰于甘之野孔安國注云有扈與夏同姓特親而不恭故啟征之於甘野甘野在今鄂縣啟既德薄同姓相攻故傷帝典之傾也易曰德積

戰史記曰成康之際天下安寧刑錯三十餘年而不用周南召南謂國風之首篇歌文王之德故詠之也非舜南風之歌田心唐虞之晏晏兮揖稷

契與為朋苗裔紛其條暢兮至湯武而勃興尚書考靈耀曰放飭欽明文思晏晏鄭玄注曰寬容覆載謂之

兮每季世而窮禍弔夏桀於南巢兮哭殷紂于牧野其不能始終純茂昔二后之純粹何桀紂之猖披南巢地名廬州巢縣也孔安國曰牧野紂近郊三十里地名也在

今備 詔伊尹於亳郊兮享呂望於鄆州功與日月齊光兮名與三王

爭流詔召也亳湯都在京北杜陵亭呂望周太師翼周滅殷者也鄆文王所都水亭可居曰洲也揚朱號乎衢路兮墨子泣乎

白絲知漸染之易性兮怨造作之弗思淮南子曰楊子見塗路而哭之為其可

曰墨子見染絲歎曰染於蒼則蒼染於黃則黃五人之則為五色故染不可不慎非獨絲也國亦有染湯染伊尹紂染惡來也先王正道規摹有常苟生穿鑿則岐路競起故墨子知漸染之易性

美關雎之識微兮愍王道之將崩薛夫子韓詩章句曰詩人言雎鳩貞潔以聲相求必于河之洲蔽隱無人之處故

文之譎功薛夫子韓詩章句曰詩人言雎鳩貞潔以聲相求必于河之洲蔽隱無人之處故

戰國之遭禍兮憎權臣之擅彊黜楚于於南郢兮執趙武於淇梁

周室衰微七國交爭是為戰國時吳楚僭號皆稱王孔子修春秋以蠻夷大者不過子故皆黜曰子又春秋稱公會晉宋衛鄭曹莒邾許杞于淇梁戊寅大夫盟公羊傳曰諸侯皆在言大夫盟何信在大夫何言乎信在大夫徧刺天下之大夫也易為徧刺天下之大夫君若綴旒然趙武晉卿趙文子也時晉為盟主文子晉之正卿而為不臣之行故欲執之也淇水名在河內軹縣東南至

溫入河爾雅曰梁莫善忠信之救時兮惡詐謀之妄作聘申叔於陳蔡兮

禽荀息於虞虢申叔楚莊王時賢臣申叔時者也左傳陳夏徵舒弑靈公楚莊王伐陳殺

之君之義也諸侯之從曰討有罪也今縣陳貪其富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終之無乃不可乎王曰善哉吾未之聞也乃復封陳聘謂問之也時惟在陳而兼言蔡者蓋以陳蔡相近因連言之也荀息晉大夫左傳曰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垂棘之璧假道于虞以伐虢公曰誅犂鋤之介

是吾寶也對曰若得道于虞猶外府也乃假道于虞以滅虢謂之誅犂鋤之介

聖兮封臧倉之愆知嬖子反於彭城兮爵臣仲於夷儀犂鋤齊大夫介

仲尼為政於魯道不拾遺齊景公患之犂鋤曰去仲尼猶敗毛耳君何不遺魯公以女樂遺魯公樂意魯君樂之必息於政仲尼必諫諫而不聽必輕絕魯景公曰晉乃令犂鋤以女樂遺魯哀公樂之公怠于政仲尼諫不聽遂去之孟子曰魯平公將出嬖人臧倉請曰它日君出必命有司所之

今已駕矣敢請公曰吾將見孟子曰君何為輕身以先於匹夫者以為賢乎禮義由賢者出孟子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公曰諾樂正子見孟子曰君將來見嬖人有臧倉者沮君是以不來孟子子曰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

後漢二十八下

也知謂明於事也子反楚大夫也

也

也

也

也

也

名側案煨字呂忱音什春反勉也東觀記作譏字此雖作煨蓋亦譏刺之意也春秋經書宋楚平公羊傳曰外平不書此何以書貶曷為貶平者在下何休注云譏子反華元專盟不受君命故貶之然則子反違命盟蓋以平宋城下而言彭城者彭城宋之邑故舉以言之左傳宋大夫魚石等出奔楚楚伐宋取彭城以封魚石宋人圍彭城楚子重救彭城伐宋此言子反蓋衍誤也如曰不然或別有所據管仲齊桓公之相名夷吾夷儀邢邑也翟人滅邢管仲輔齊桓公築夷儀以封邢邢遷如歸於是天下諸侯知桓公之不為已動也是故天下歸之唯能用管夷吾而霸功立事見國語以其能輔王成業故就夷儀而爵賞也

疾兵革之寢滋兮苦攻伐之萌生

沈孫武於五湖

分斬白起於長平澠漸也孫武吳王闔廬將也善用兵越絕書曰太湖周三萬六千頃虞翻曰太湖有五湖故謂之五湖隔湖洮湖射湖貴湖及太湖為五湖並太湖之小支俱連太湖故太湖兼得五湖之名在今湖州東也史記曰白起郢人也惡叢巧

之亂世兮毒縱橫之敗俗流蘇秦於涇水兮幽張儀於鬼谷蘇秦為從關西為橫蘇秦洛陽人也師事鬼谷先生為從說說關東六國為從親以畔秦會于涇水之上列白馬而盟張儀魏人也與蘇秦同師為關西橫說說六國令事秦皆尚詐不遵道德

燔商鞅之法術兮燒韓非之說論燔商鞅之法術燒韓非之說論氏好刑名之學事秦孝公變法令使人什五相居地在今洛州洛陽城北叢或作聚義亦通

澄德化之陸遲兮烈刑罰之峭峻澄德化之陸遲言頹替也澄猶清也烈慘也商鞅姓公孫司犯禁相連坐不告姦者要斬告姦者與斬敵同賞匿姦者與降敵同罰人有二男以上不分其者倍其罰行之四年秦人富強韓非韓之諸公子也亦好刑名法術之學口吃不能言著書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難十餘萬言

謂始皇之跋扈兮投李斯於四裔滅先王之

皆尚法術少仁恩並見史記

法則兮禍寢淫而弘大明責也跋扈猶彊梁也李斯上蔡人為秦丞相上書曰今諸生書百家語者皆燒之令下三十日不燒

援前聖曰制中兮矯一主之驕奢制中兮矯一主之驕奢也

齊於絳臺兮饗椒舉於草華齊於絳臺兮饗椒舉於草華所都國語曰晉平公為九層之臺又曰叔向見司馬侯之子無而泣曰自其父之死五燕與事君矣昔者其父始之我終之我始之夫子終之無不可者是女齊事君必有規諫必諫作臺但書典散亡無以言耳椒舉楚大夫伍舉也饗夏也章華臺名在南郡華容縣楚語曰靈王為章華之臺與椒舉升王曰臺美乎對曰臣聞國君服寵以為美安人以為樂不聞其以土木之崇高為美先君莊王為瓠居之臺高不過望國氣大不過容宴豆用不煩官府人不廢時務今君為此臺國一披焉財

風襲宋襄於泓谷兮表季札於延陵風襲宋襄於泓谷兮表季札於延陵宋襄公及楚戰於泓而擊之宋公曰不可吾聞之也君子不危人於險吾雖亡國之餘寡人不忍行也既濟未畢陳有司復曰請擊之宋公曰不可吾聞君子不鼓不成列已陳然後擊之宋師大敗故君子大其不鼓不成列臨大事而不忘大禮以為文王之戰亦不過此季札吳王壽夢之少子也封於延陵昆弟四人札最少而賢壽夢卒諸兄欲立之札棄其室而耕乃捨之泓音烏萌反

智之英華兮激亂國之不流觀鄭僑於溱洧兮訪晏嬰於營丘智之英華兮激亂國之不流觀鄭僑於溱洧兮訪晏嬰於營丘也鄭僑鄭大夫公孫僑也溱洧鄭二水名鄭詩曰溱與洧溱其清矣晏嬰齊大夫晏平仲也

瞻瞻其將暮兮獨於邑而煩惑夫何九州之博大兮迷不知路之

也鄭僑鄭大夫公孫僑也溱洧鄭二水名鄭詩曰溱與洧溱其清矣晏嬰齊大夫晏平仲也

瞻瞻其將暮兮獨於邑而煩惑夫何九州之博大兮迷不知路之

也鄭僑鄭大夫公孫僑也溱洧鄭二水名鄭詩曰溱與洧溱其清矣晏嬰齊大夫晏平仲也

瞻瞻其將暮兮獨於邑而煩惑夫何九州之博大兮迷不知路之

也鄭僑鄭大夫公孫僑也溱洧鄭二水名鄭詩曰溱與洧溱其清矣晏嬰齊大夫晏平仲也

瞻瞻其將暮兮獨於邑而煩惑夫何九州之博大兮迷不知路之

也鄭僑鄭大夫公孫僑也溱洧鄭二水名鄭詩曰溱與洧溱其清矣晏嬰齊大夫晏平仲也

瞻瞻其將暮兮獨於邑而煩惑夫何九州之博大兮迷不知路之

也鄭僑鄭大夫公孫僑也溱洧鄭二水名鄭詩曰溱與洧溱其清矣晏嬰齊大夫晏平仲也

瞻瞻其將暮兮獨於邑而煩惑夫何九州之博大兮迷不知路之

南北

瞻瞻陰晦貌也詩曰瞻瞻其陰楚詞曰回朕車以復路及行迷之不遠

駟素蚪而馳騁兮乘翠雲而相伴就

伯夷而折中兮得務光而

四惑明

駟馬曰駟蚪龍之無角者也楚詞曰駟玉蚪以乘駟兮爾雅曰馬高八尺為龍司馬相如曰駟蒼蚪

今六素蚪相伴猶道遙也伯夷孤竹君之子周武王時義士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楊雄反騷曰將折中乎重華列仙傳曰務光者身時人也殷湯伐桀因光而謀光曰非吾事也至殷武丁時武丁欲以為相光不從遂投于梁山衍遂不仕與務光辭相伴事相得故曰愈明愈德益也款子高於中野兮遇伯成而定慮欽

真人之美德兮淹躊躇而弗去

莊子曰自成子高唐虞時為諸侯至禹為天子乃去而耕禹往見之曰堯理天下至公無私不賞而人勸不罰而人畏今子

授舜舜授子子去而耕其故何也子高曰昔堯理天下至公無私不賞而人勸不罰而人畏今子實而不勸罰而不威德自此衰則自此作夫子蓋行無留吾事耕而不顧款誠也真人即謂子高躊躇猶躊躇也東觀記曰高字作喬謂仙人王子喬也義亦通意樹堪而不澹兮俟回風而容與求善卷之

所存兮遇許由於負黍

而曉領兮還吾反乎故

樹棋猶遲疑也澹定也俟待也容與猶從容也莊子曰舜以天下讓善卷善卷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遙天地

之間台何以天下為哉遂入深山莫知所終許由字武仲堯時高士隱居箕山堯以天下讓由由不受惡聞其言遂洗耳于穎水負黍亭名在洛州陽城縣西南許由墓在其南林謂食馬以粟字林曰潁水涯也棋音市林反或作堪字覽天地之幽奧兮統萬物之維綱究陰陽之變化兮

昭五德之精光

自此以下既反故字乃欲尋覽天地究極陰陽幽奧謂深遠也維綱猶宗指也五德五行之德也施之於物則為金木水火土施之於人則為仁義

躍青龍於滄海兮參白虎於金山鑿巖石而為室兮託高陽曰

養仙神雀翔於鴻崖兮玄武潛於嬰冥伏朱樓而四望兮採三秀

之華英

天有二十八宿成龍虎龍一鳳之形在地為四靈東方為青龍西方為白虎南方為朱雀北方為龜蛇參養也金山西方之精也神雀謂鳳也玄武謂龜蛇位在北方故曰玄身有鱗甲故曰武嬰宜猶晦昧所謂幽都也析既反故字欲鑿巖石為室託高陽之處以養神仙又假言龍虎之鳴在於四面為其威援也前書曰仙人好樓居故云伏朱樓而四望也楚詞曰採三秀於山間下逸曰謂芝草也東觀記及新集秀字作奇英字作靈次下云食五

芝之茂英此若芝不宜重說但不知三奇是何草也范啟奇為秀恐失之矣纂前修之夸

節兮曜往昔之光勳披利季之麗服兮揚屈原之靈芬

纂繼也前修猶前賢也夸大也

楚詞曰纂昔法夫前修又曰紛獨有此夸節往昔光勳謂衍之先人有功勞於前代去疾子明之類也已今繼往賢之高節所以光曜也綺季四皓之一也前書曰四皓隨太子入侍鬢眉皓白衣冠其偉楚漢春秋曰四人冠偉冠佩銀環衣服其鮮故言麗服也楚詞曰畦雷夷與揭車維杜衡與芬芷屈原皆喻身有令德故欲揚其靈芬也高吾冠之岌岌

今長吾佩之洋洋飲六醴之清液兮食五芝之茂英

岌岌高貌洋洋美也楚詞曰高余冠

之岌岌長吾佩之陸離王逸注云傷已懷德不用故高冠長佩尊其威儀整斯服飾以異於眾也六醴蓋六氣也楚詞曰餐六氣而飲沆瀣茅君內傳曰句曲山上有神芝五種一曰龍仙芝似交龍之相負服之為太極仙卿第二名參成芝赤色有光其枝葉如金石之首折而續之即復如故服之為太極大夫第三名燕胎芝其色紫形如葵葉上有燕象光明洞徹服一株拜為太清龍虎仙君第四名夜光芝其色青其實正白如李夜視其實如月光照捷六枳而為籬兮築洞一室服一株為太清仙官第五名曰玉芝割食拜三宮正真御史

蕙若而為室播蘭芷於中庭兮列杜衡於外術自此以下說離宇庭除皆樹芬芳卉木喻已立身行道依仁履義猶屈原庭江離與薛芷初秋蘭以為佩之類也健立也根芬木也晏子曰江南為橘

江北為枳枳之為木芳而多刺可以為籬此云六枳東觀記作八枳案周書呂刑篇曰嗚呼汝何敬非時何擇非德德枳維大人大人枳維公公枳維卿卿枳維大夫大夫枳維士登登皇皇維在國枳維都都枳維邑邑枳維家家枳維欲無疆言上下相維遞為藩蔽也其數有八與東觀記同此為六蕙香草也杜杜若也蘭即澤蘭也芷白芷也攢射干雜靡蕪兮構木蘭與

新夷光扈扈而煬燿兮初郁郁而暢美華芳畢其發越兮時恍惚

而莫貴非惜身之培軻兮憐眾美之憔悴攢聚也射干鳥翼也靡蕪似蛇牀而香其根即芎藭也木蘭樹也香味俱似桂而皮薄新夷亦樹也其花甚香扈扈光彩盛也暢通也郁郁香氣也畢盛也發越氣傍射也司馬相如曰焯焯扈扈照曜巨野又曰郁郁菲菲香發越恍惚猶輕忽也楚詞曰然殆軻而留滯王逸曰培軻不遇也衍被擯斥沈淪猶草木之游精神於大宅兮抗玄妙之

常操處清靜以養志兮貫吾心之所樂大宅謂天地抗舉也老子曰玄之又玄衆妙之門樂音五孝反山峨

峨而造天兮林冥冥而嚮暢茂鸞回翔索其羣兮鹿哀鳴而求其友

此言所居之處山林飛走之狀也索求也詩曰求其友聲也誦古今曰散思兮覽聖賢曰自鎮嘉孔丘之

知命兮大老聘之貴玄僊與道其孰寶兮名與身其孰親陂山谷

而聞處兮守寂寞而存神鎮重也古之聖賢多固窮以守道故覽之以自鎮也孔子曰五十而知天命又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玄者幽寂之謂也老子曰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又曰道者萬物之奧也善人之所寶又曰名與身孰親陂謂傍其邊側也陂音丘義反史記曰陂山通道是也道以寂寞為主神不外營故常存也鎮協韻竹音闕夫莊周之釣魚兮辭卿相之顯位於陵子之灌園兮似至人

之髣髴蓋隱約而得道兮羌窮悟而入術離塵垢之窈冥兮配喬

松之妙節莊子曰莊子釣於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見焉曰願以境內累也莊子持竿不顧背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塗中乎使者曰寧生曳尾塗中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列女傳曰於陵子終賢楚王欲以為相使使者往迎之子終出謝使者遂與妻俱逃而為人灌園孟子曰客居於陵故曰於陵子也至人守真養志言髣髴似之也二子雖病一時而聲流萬古蓋隱居困約而反得道之概窮棲悟理入賢人之術離塵垢之窈冥也超然高邁配松喬之妙節也惟

吾志之所庶兮固與俗其不同既儼而高引兮願觀其從容庶幾

守道與俗不同儼猶卓異也凡言觀者非在己之言從容猶在後也衍雖顯宗即位又

多短衍曰文過其實遂廢於家衍娶北地女任氏為妻悍忌不得

畜駿妾悍急也兒女常自採井曰老竟逐之遂培塿於時衍集載衍與婦弟

之性人有喜怒夫婦之道義有離合先聖之禮上有妻妾雖宗之眇微尚欲踰制年衰歲暮恨入黃泉遭遇嫉妬家道崩壞五子之母是尚在門五年已來自甚歲劇以白為黑以非為是造作端

後漢書卷之八

未安生首尾無罪無辜讓口嗽嗽亂匪降天生自婦人青蠅之心不重彼國嫉妒之情不憚喪身
就難之晨維家之索古之大患今始於衍醉飽過差輒為祭紉房中調戲布散海外張目抵掌以
有為無痛徹蒼天毒流五臟愁令人不賴生忿令人不顧入門者以繼嗣不育紡績織經子無
女工家貧無僮僕為匹夫故舊見之莫不悽愴曾無憫惜之恩惟一婢武達所見頭無釵澤面無
脂粉形骸不蔽手足抱土不原其窮不揆其情眺梁大叫呼若入冥販糖之妾不忍其態計婦當
去久矣念兒曹小家無它使哀憐妾豹常為奴婢惻惻焦心事慮腸調調籍籍不可聽聞暴虐
此婢不死如髮半年之間膿血橫流婢病之後妾竟春妖豹又觸冒泥塗心為愴然縑毅放散冬
木不補端坐化亂一縷不貫既無婦道又無母儀忿見侵犯恨見狼藉依倚鄭令如居天上持質
相劫詞語百車劍戟在門何暇有讓百弩環舍何可彌復舉宗達人解說訓如循環口如布穀縣
幡竟天擊鼓動地心不為惡身不為搖官詳居錯且自為計無以上書告訴相恐狗吠不驚自信
其情不去此婦則家不寧不去此婦則家不清不去此婦則福不生不去此婦則事不成自恨以
華盛時不早自定至于垂白家貧身賤之日養癰長疽自生禍殃衍以室家紛然之故捐棄衣冠
側身山野絕交游之路杜仕宦之門闔門不出心專耕耘以求衣食何敢有功名之路哉然有大志不戚戚於賤貧居常慷慨
歎曰衍少事名賢經歷顯位懷金垂紫揚節奉使金謂印也紫謂綬也揚持也音求謂反不
求苟得常有凌雲之志三公之貴千金之富不得其願不繫於懷槩猶屑也
金或作乘貧而不衰賤而不恨年雖疲曳猶庶幾名賢之風槩猶修道
德於幽冥之路以終身名為後世法居貧年老卒于家所著賦誄
銘說問交德誥慎情衍集有問交一篇書記說自序官錄說策五十篇衍集

見有二
十八篇 蕭宗甚重其文子豹

豹字仲文年十二母為父所出後母惡之嘗因豹夜寐欲行毒害
豹逃走得免敬事愈謹而母疾之益深時人稱其孝衍與宜孟書曰居

思厚歡和之節樂定金石之固又自傷前遭不良比有去兩婦之
名事誠不得不然豈中心之所好哉觀其書意似此妻又見出之
教麗山下麗音力鄉里為之語曰道德彬彬馮仲文論語曰文質彬彬然後

也舉孝廉拜尚書郎忠勤不懈每奏事未報常俯伏省閭或從昏
至明蕭宗聞而嘉之使黃門持被覆豹敕令勿驚由是數加賞賜

是時方平西域呂豹有才謀拜為河西副校尉和帝初數言邊事
奏置戊巳校尉城郭諸國復率舊職遷武威太守視事二年河西

稱之復徵入為尚書永元十四年卒於官
論曰夫貴者負執而驕人才士負能而遺行其大略然也二子不

其然乎史記曰魏太子擊逢文侯之師田子方引車下道子方不為禮太子擊曰富貴者驕人
乎貧賤者驕人乎子方曰貧賤者驕人耳夫諸侯驕人則失其國大夫驕人則失其家

貧賤者行不合言不用則去之楚越若脫屣然奈何同之哉士負能而遺行也負特也

馮衍之引挑妻之譬得矣夫納妻皆

知取器已者而取士則不能何也豈非反妒情易而怨義情難光

武雖得之於鮑永猶失之於馮衍自此以上皆華嶠之詞夫然後義直所已見屈

於既往守節故已彌阻於來情嗚呼衍為更始舉哀既降執義守直既行之於已光武屈而不用故言義直所以見屈于

既往也則守節之人見行被黜彌阻難於將來

贊曰譚非識術衍晚委質道不相謀詭時同失詭違也言一人之道不相同俱以違時成被擯斥也

體兼上才榮微下秩

馮衍列傳第十八下

豐川世鳳尊氏國前南

後漢書二十八

申屠剛鮑永鄧暉列傳第十九

唐章懷太子賢註

後漢書二十九

申屠剛字巨卿扶風茂陵人也七世祖嘉文帝時為丞相剛實性

方直常慕史鮪汲黯之為人史記曰史鮪字子魚衛大夫也論語孔子曰直哉史魚如矢邪無道如矢前書汲黯字長孺武帝時為

仕郡功曹平帝時王莽專政朝多猜忌遂隔絕帝外主爵都尉好直諫時人謂之汲直

家馮衛一族不得交官剛常疾之馮謂馮昭儀平帝祖母也衛謂衛姬平帝母也

亂正故陰陽謬錯此天所已謹告王者欲令失道之君曠然覺悟

懷邪之臣懼然自刻者也懼驚也音如今朝廷不考功校德而虛納

毀譽數下詔書張設重法抑斷誹謗禁割論議罪之重者迺至腰

斬傷忠臣之情挫直士之銳殆乖建進善之旌縣敢諫之鼓旌幡也淮南子

曰為縣鐘鼓磬鐸置鞀呂待四方之士為幡曰欲擊鐘告呂事者振鐸語呂憂者擊磬有獄訟者搖鞀關四門之

路明四目之義也孔安國注尚書曰開臣聞成王幼

少周公攝政聽言下賢均權不寵無故無新唯仁之親無舊無新唯仁是親尚書大傳曰武

言尚書曰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召公不悅言夫于

母之性天道至親今聖主幼小始免離也平帝即位時年九歲故云

任英賢猶援姻戚親疏相錯杜塞免離也平帝即位時年九歲故云

今馮衛無罪久廢不錄或處窮僻不若民庶誠非慈愛忠孝承上

之意夫為人後者自有正義至尊之變誠難其慮今之係傳非古

莫不怨姦臣賊子呂之為便不諱爭失其衷不合天心者哉昔周

之周公周公至聖猶尚有累何況龍不加後伯禽周公之子也周公相成

公先遣伯禽守封於魯以義割恩伯禽周公之子也周公相成

後謂伯禽也周公身既尊寵不令伯禽復加榮貴公豫防禍首先遣伯禽守封於魯離斷至親已義

三十餘世自伯禽至頃公為楚考烈王所滅如天子之禮

修善進士名為忠直而尊其宗堂霍光秉政輔翼少主

昆弟諸壻皆奉朝請給事中唯昭帝外家趙氏無一在位者結貴據權至

堅至固終沒之後受禍滅門霍

傳皆曰伊周之位據賢保之任則禍何不到損益之際孔父攸

曰此思化則功何不至不思其危則禍何不到損益之際孔父攸

歎說苑曰孔子讀易至損益則喟然而歎子夏問持滿之戒老氏所慎老子曰

之不如其已已止也言執滿必傾不如止也蓋功冠天下者不

安威震人主者不全今承衰亂重數苛吏奪其時貪夫侵其財

之後繼重赦之世公家屈竭賦斂重數苛吏奪其時貪夫侵其財

百姓困乏疾疫天命盜賊群蠶日言萬數軍行眾止竊號自立

而行擁眾而止無畏憚於危亡也攻犯京師燔燒縣邑謂平帝元始三年陽陵人任橫等自

言積弩入宮宿衛驚懼自漢興日來誠未有也國家微弱姦謀不

禁六極之效危於累卵尚書大傳曰六極之不振厥極惡言之不從厥極憂視之不明厥極貪心之不容厥極凶短折皇極不建厥極

也弱王者承天順地典爵主刑不敢以天官私其宗不敢以天罰輕

其親陛下宜遂聖明之德昭然覺悟遠述帝王之迹近遵孝文之

業文帝即位使將軍薄昭迎薄太后於代差五品之屬納至親之序五品五常之尊也尚書命契

令時朝見又召馮衛二族裁與冗職元散遣使者徵中山太后置之別宮

未然之符曰抑患禍之端上安社稷下全係傳內和親戚外絕邪

謀書奏莽令元后下詔曰剛所言僻經妄說元后元帝后上莽之姑也違背大義其

罷歸田里後莽篡位剛遂避地河西轉入巴蜀往來二十許年及

隗囂據隴右欲背漢而附公孫述剛說之曰愚聞人所歸者天所

與人所畔者天所去也伏念本朝也躬聖德舉義兵龔行天罰所

當必摧誠天之所福非人力也將卑本無尺土孤立一隅宜推誠

奉順與朝并力上應天心下躋人望為國立功可曰永年今文尚書曰立功立

事可曰永年也嫌疑之事聖人所絕曰將軍之威重遠在千里動作舉措可

不慎與今璽書數到委國歸信欲與將軍共同吉凶布衣相與尚

有沒身不負然諾之信況於萬乘者哉烈士傳曰羊角哀左伯桃一人為死友欲往於楚道阻遇雨雪不得行飢寒自

度不俱生伯桃謂角哀曰俱死之後骸骨莫收內手捫心知不如子生恐無益而棄子之能我樂

在樹中角哀聽之伯桃入樹中而死楚平王愛角哀之賢曰上卿禮葬伯桃角哀夢伯桃曰蒙子

之恩而獲厚葬正苦荆將軍家相近今月十五日當大戰曰決勝負角哀至

期日陳兵馬詣其冢作三桐人自殺下而從之此歿身不負然諾之信也今何畏何利

久疑如是卒有非常之變上負忠孝下愧當世言從漢何畏附蜀何利而久疑不決夫未

至豫言固常為虛及其已至又無所及是曰忠言至諫希得為用

誠願反覆愚老之言囂不納遂畔從述建武七年詔書徵剛剛將

歸與囂書曰愚聞專已者孤拒諫者塞孤塞之政亡國之風也雖

有明聖之姿猶屈已從眾故慮無遺策舉無過事夫聖人不曰獨

見為明而曰萬物為心順人者昌逆人者亡此古今之所共也將

軍已布衣為鄉里所推廊廟之計既不豫定

廊殿下屋也廟太廟也國動事必先謀於廊廟之所也

軍發眾又不深料今東方政教日睦百姓平安而西州發兵人人

懷憂騷動惶懼莫敢正言羣眾疑惑人懷顧望非徒無精銳之心

其患無所不至夫物窮則變生事急則計易其執然也夫離道德

逆人情而能有國有家者古今未有也將軍素已忠孝顯聞是已

士大夫不遠千里慕樂德義今苟欲決意徵幸此何如哉夫天所

祐者順人所助者信易繫辭之言也如未蒙祐助令小人受塗地之禍毀壞

終身之德敗亂君臣之節污傷父子之恩不從光武是亂君臣之節也還于海人質而背之是傷父子之恩也

眾賢破膽可不慎哉囂不納剛到拜侍御史遷尚書令光武嘗欲

出游剛已隴蜀未平不宜宴安逸豫諫不見聽遂已頭軻乘輿輪

帝遂為止軻謂曰頃止車輪也王逸注楚詞曰軻止輪木也時內外群官多帝自選舉加已法理

嚴察職事過苦尚書近臣至迺捶撲牽曳於前群臣莫敢正言剛

每輒極諫又數言皇太子宜時就東宮簡任賢保已成其德帝並

不納已數切諫失旨數年出為平陰令復徵拜太中大夫已病去

官卒於家

鮑永字君長上黨屯留人也屯留今潞州縣也父宣哀帝時任司隸校尉為

王莽所殺莽輔政誅不附已者故殺宣永少有志操習歐陽尚書歐陽生字和伯千乘人受尚書於伏生見前書事

後母至孝妻嘗於母前叱狗而永即去之去音丘呂友初為郡功曹莽已

宣不附已欲滅其子孫都尉路平承望風旨規欲害永太守苟諫

擁護召已為吏常置府中永因數為諫陳興復漢室翦滅篡逆之

策諫每戒永曰君長幾事不密禍倚人門永感其言及諫卒自送

喪歸扶風路平遂收永弟升太守趙興到聞迺歎曰我受漢茅土

王莽封五色土為社封諸侯則各割其方面土與之壽已黃土首已白茅使歸社也不能立節而鮑宣死之豈可害其子

也勅縣出升復署永功曹時有矯稱侍中止傳舍者興欲謁之永

疑其詐諫不聽而出興遂駕往永迺拔佩刀截馬當匈迺止當匈已

也後數日莽詔書果下捕矯稱者永由是知名舉秀才不應更始

二年徵再遷尚書僕射行大將軍事持節將兵安集河東并州朔

部得自置偏裨輒行軍法永至河東因擊青犢大破之更始封為

中陽侯中陽縣屬西河郡今汾州孝義縣也永雖為將率而車服敝素為道路所識東觀記曰永好

文德雖行將軍常衣早襜褕路稱鮑尚書兵馬俗本或有為上加不者誤也

時亦眉害更始三輔道絕光武即位遣

諫議大夫儲大伯風俗通曰儲姓齊大夫儲子之後也持節徵永詣行在所永疑不從迺

收繫大伯東觀記曰封大伯所持節於晉陽傳合璧中遣信人馳至長安也遣使馳至長安既知更始已亡

迺發喪出大伯等封上將軍列侯印綬悉罷兵但幅巾與諸將及

同心客百餘人詣河內幅巾謂不著冠但幅巾束首也帝見永問曰卿眾所在永離席

叩頭曰臣事更始不能令全誠慙已其眾幸富貴故悉罷之幸希也帝

曰卿言大而意不悅時攻懷未拔帝謂永曰我攻懷三日而兵不

下關東畏服卿可且將故人自往城下譬之即拜永諫議大夫至

懷迺說更始河內太守於是開城而降帝大喜東觀記曰水說下懷大喜如小對食賜

永洛陽商里宅東觀記曰賜洛陽各陽上商里宅陸機洛陽記曰上商里在洛陽東北本殷頑人所居故曰上商里宅也固辭不受時董

憲裨將屯兵於魯侵害百姓迺拜永為魯郡太守永到擊討大破

之降者數千人唯別帥彭豐虞休皮常等各千餘人稱將軍不肯

下項之孔子闕里無故荆棘自除闕里解見明帝紀從講堂至於里門永異

之謂府丞及魯令曰方今危急而闕里自開斯豈夫子欲令太守

行禮助吾誅無道邪迺會人眾修鄉射之禮請豐等共會觀視欲

因此禽之豐等亦欲圖永迺持牛酒勞饗而潛挾兵器永覺之手

格殺豐等禽破黨與帝嘉其略封為關內侯遷揚州牧時南土尚

多寇暴永已吏人疾傷之後迺緩其銜轡南轡喻法律已控御人也說苑曰

矣故急於其銜轡示誅彊橫而鎮撫其餘百姓安之會遭母憂去官悉

者非千里之馭也

臣財產與孤弟子建武十一年徵為司隸校尉帝叔父趙王良尊

戚貴重永昌事効良大不敬東觀記曰時良從送中郎將來欲還大夏城門中與五官將軍相逢道良怒召門候岑尊叩頭馬前永幼

秦良曰今月二十七日車駕臨故中郎將來欲還車駕過須臾趙王良從後到與中郎將強

都道奔走馬頭前無藩臣之禮大不敬也由是朝廷肅然莫不戒慎迺辟扶風

鮑恢為都官從事恢亦抗直不避彊禦帝常曰貴戚且宜斂手臣

避二鮑其見憚如此永行縣到霸陵路經更始墓引車入陌墓在今

司隸所不避也遂下拜哭盡哀而去西至扶風椎牛上荀諫冢帝

聞之意不平問公卿曰奉使如此何如太中大夫張湛對曰仁者

行之宗忠者義之主也仁不遺舊忠不忘君行之高者也帝意迺

釋後大司徒韓歆坐事建武十五年歆坐直言免也永固請之不得臣此忤帝意出

為東海相坐度田事不實被徵諸郡守多下獄永至城旱詔書迎

拜為兗州牧便道之官東觀記詔書迎下永曰亦已勞矣臣君帷幄近視事三年

病卒子昱

論曰鮑永守義於故主斯可已事新主矣恥已其眾受寵斯可已

受大寵矣若迺言之者雖誠而聞之未嘗嘗猶豈苟進之悅易已情

納持正之忤難已理求乎言諂曲則易入剛直則難進也誠能釋利已循道居方已從

義方直也君子之繫也

昱字文泉少傳父學客授於東平建武初太行山中有劇賊太守

戴涉聞昱鮑永子有智略迺就謁請署守高都長高都縣屬上黨郡故城在今澤州也昱

應之遂討擊群賊誅其渠帥道路開通由是知名後為泚陽長政

化仁愛境內清淨東觀記曰泚陽人趙堅殺人繫獄其父母詣昱自言年七十餘唯有一子適新娶今繫獄當死長無種類涕泣求哀昱憐其言令將妻入獄解

書使封胡降檄檄軍書也若今之露布也光武遣小黃門問昱有所怪不對曰臣聞

故事通富文書不著姓又當司徒露布漢官儀曰羣臣上書公卿校尉諸將不

顯司徒印怪使司隸下書而著姓也帝報曰吾固欲令天下知忠臣

之子復為司隸也昱在職奉法守正有父風永平五年坐救火遲

免後拜汝南太守郡多陂池歲歲決壞年費常三千餘萬昱適上

作方梁石漚血漚也引石為之水常饒足溉田倍多人呂殷富十七年

代王敏為司徒賜錢帛什器帷帳除子得為郎建初元年大旱穀

貴肅宗召昱問曰旱既太甚將何呂消復炎皆對曰臣聞聖人理

國三年有成論語孔子曰如有用我者暮今陛下始踐天位刑政未著如

如失得何能致異但臣前在汝南典理楚事永平十三年楚王英謀反連繫

者千餘人恐未能盡當其罪先帝詔言大獄一起冤者過半又諸

徙者骨肉離分孤魂不祀一人呼嗟王政為虧宜一切還諸徙家

屬蠲除禁錮興滅繼絕死生獲所如此和氣可致帝納其言東觀記

徒例訟久者至數十年比例輕重非其事類錯雜難知昱四年代牟融為太尉六年

薨年七十餘子德修志節有名稱累官為南陽太守時歲多荒災

唯南陽豐穰吏人愛悅號為神父時郡學久廢德適修起橫舍橫

也字又備俎豆黼冕行禮奏樂又尊饗國老宴會諸儒百姓觀者莫

不勤服在職九年徵拜大司農卒於官子昂字叔雅有孝義節行

初德被病數年昂俯伏左右衣不緩帶及處喪毀瘠三年抱負適行

服闋遂潛於墓次不關時務舉孝廉辟公府連徵不至卒於家

邳惲字君章汝南西平人也潛夫論曰周先姑氏封於燕河東有邳汝南有邳君

年十二失母居喪過禮及長理韓詩嚴氏春秋韓韓嬰也作詩內外傳嚴

曰方今鎮歲熒惑並在漢分翼軫之域爾雅曰中央鎮星東方歲星南方熒惑

去而復來漢必再受命福歸有德如有順天發

顯司徒印

露布州部也

血漚也引石為之

猶今之水門也

論語孔子曰如有用我者暮

月而已可也三年乃有成功

永平十三年楚王英謀反連繫

坐者在汝南與時上効之也

東觀記

曰時司

徒例訟久者至數十年比例輕重非其事類錯雜難知昱

奏定辭訟七卷決事都日八卷呂齊同法令息過人訟也

橫

也字又

作響

潛夫論曰周先姑氏封於燕河東有邳汝南有邳君

韓韓嬰也作詩內外傳嚴

爾雅曰中央鎮星東方歲星南方熒惑

見儒林傳

圖曰卯金刀名為劉中國

東南出荆州故為漢分也

策者必成大功時左隊大夫遂並素好士王莽曰穎川為左隊郡守為大夫遂

氏焉遂 憚說之曰當今上天垂象智者曰昌愚者曰亡昔伊尹自鬻

輔商立功全人驚自街賣也史記曰伊尹欲干湯而無因乃為有 憚竊不遜敢希

伊尹之蹤應天人之變明府儻不疑逆俾成天德並奇之使署為

吏憚不謁曰昔文王拔呂尚於渭濱高宗禮傳說於巖築桓公取

管仲於射鉤故能立弘烈就元勳未聞師相仲父而可為吏位也

師呂望也相傳說也仲父管仲也 非闕天者不可與圖遠君不授驥呂重任驥亦俯首

裹足而去耳憚曰驥自喻因自稱驥史記曰吳兵入郢申包胥走秦 遂不受署西

至長安迺上書王莽曰臣聞天地重其人情其物故運機衡垂日

月機衡北 含元包一甄陶品類前書志曰太極元氣合三為一謂二才未分包而為一

成眾品也 顯表紀世圖錄豫設表明也紀年也言天豫設圖 漢歷久長孔為赤

制言孔丘作緯著歷運之則為漢家之制漢火德也 不使愚惑殘人亂時智者

順曰成德愚者逆曰取害神器有命不可虛獲上天垂

下令就臣位轉禍為福上天垂成謂鍾嶽 劉氏享天永命陛下順節盛

衰享受也永長也漢家受天長命運祚未絕勸 取之曰天還之曰天可謂知命

矣若不早圖是不免於竊位也竊盜也孔子曰 且堯舜不曰天顯自

與故禪天下堯舜感德天之所顯猶不自與曰 陛下何貪非天顯曰自累也

天為陛下嚴父臣為陛下季子父教不可廢子諫不可拒惟陛下

留神莽大怒即收繫詔獄劾曰大逆猶曰憚據經識難即害之使

黃門近臣脅憚令自告狂病恍惚不覺所言憚迺瞋目詈曰所陳

皆天文聖意非狂人所能造遂繫須冬會赦得出迺與同郡鄭敬

南道蒼梧遁隱也蒼梧山名也山海經曰南方蒼梧之丘蒼梧之川 建武二年又至

廬江因遇積弩將軍傅俊東徇揚州俊素聞憚名迺禮請之上為

將兵長史授曰軍政憚迺誓眾曰無掩人不備窮人屈辱不得斷

人支體裸人形骸放淫婦女俊軍士猶發冢陳尸掠奪百姓憚諫

俊曰昔文王不忍露白骨解見順武王不呂天下易一人之命呂氏春秋曰武王伐

紂至鮪水紂使膠鬲候周問武王曰何日至武王曰將呂甲子日至膠鬲行天故能獲天地

之應剋商如林之旅天地之應謂夜雨止畢陳白魚入舟之類剋勝也商殷號也旅將

軍如何不師法文王而犯逆天地之禁多傷人害物虐及枯尸取

罪神明今不謝天改政無呂全命願將軍親率士卒收傷葬死哭

所殘暴呂明非將軍本意也從之百姓悅服所向皆下七年俊還

京師而上論之上音時憚恥呂軍功取位遂辭歸鄉里縣令卑身崇

禮請呂為門下掾憚友人董子張者父先為鄉人所害東觀記曰子張父及叔父為鄉

里盛氏一及子張病將終憚往候之子張垂歿視憚歔歔不能言憚

曰吾知子不悲天命而痛讐不復也子在吾憂而不手子亡吾手

而不憂也言子在吾憂子仇未能報而不須手自揮鋒子子張但目擊而已目擊謂

也莊子曰目擊而道存也憚即起將客遮仇人取其頭呂示子張子張見而氣絕憚

因而詣縣呂狀自首令應之遲縣令不欲其自首詣憚曰為友報讎吏

之私也奉法不阿君之義也虧君呂生非臣節也趨出就獄令跪

而追憚不及遂自至獄令拔刀自向呂嬰憚曰子不從我出敢呂

死明心憚若不出欲自刺呂明心也憚得此迺出因病去久之太守歐陽歙請為功

曹汝南舊俗十月享會百里內縣皆齋牛酒到府讌飲時臨享禮

訖歙教曰西都督郵繇延繇姓晉繇之後繇音遙天資忠貞稟性公方摧破姦凶

不嚴而理今與眾儒共論延功顯之於朝太守敬嘉厥休牛酒養

德主簿讀書教戶曹引延受賜憚於下坐愀然前曰司正舉觥愀變

外方內員言延外示方直而內實柔朋黨構姦罔上害人所在荒亂怨慝

並作明府呂惡為善股肱呂直從曲此既無君又復無臣憚敢再

拜奉觥斝色慙動不知所言門下掾鄭敬進曰君明臣直功曹言

切明府德也可無受觥哉斝意少解曰實斝罪也敬奉觥遂受憚迺

免冠謝曰昔虞舜輔堯四罪咸服左傳曰舜臣堯乃流四凶族尚書曰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

羽山四罪而讒言弗庸孔任不行也孔甚故能作股肱帝用有歌尚書

曰股肱喜哉憚不忠孔任是昭昭顯也憚自責不忠故才虎從政比比諱延也既

陷誹謗又露所言露顯也又對衆顯罪莫重焉請收憚延曰明好惡斝

曰是重吾過也重再遂不讌而罷憚歸府稱病延亦自退鄭敬素與

憚厚見其言忤斝迺招去曰子廷爭繇延君猶不納延今雖去

其執必還言斝後必召延也直心無諱誠三代之道三代之道夏殷周也論語曰三代之所召直道而行也然道

不同者不相為謀吾不能忍見子有不容君之危盍去之乎憚曰

孟軻曰彊其君之所不能為忠量其君之所不能為賊孟子對齊宣王曰乃足曰舉百

鈞而不足曰舉一羽明足曰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與新則三許之乎曰否孟子曰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然則一羽之不舉為不用力焉新之不見為不用明焉百姓之

不見保為不用恩焉故上之不王不為也非不能也曰不為者不能者之形何曰異曰挾太山

君超北海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為長者折枝語人曰我不能是不為也非不能也此彊其

君之所不能為也又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

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

其君也憚業已彊之矣障君於朝障蔽也君謂斝也既有其道而不

死職罪也延退而憚又去不可敬迺獨隱於弋陽山中弋陽縣屬汝南郡前書云弋陽

山在縣西北也居數月斝果復召延憚於是迺去從敬止漁釣自娛留數十

日憚志在從政既迺喟然而歎謂敬曰天生俊士呂為人也鳥獸

不可與同群論語孔子之言子從我為伊呂乎將為巢許乎而父老堯舜也

若為巢父許由則曰堯舜為父老之人也敬曰吾足矣初從生步重華於南野步猶尋也重華舜字謂

來歸於松子赤松子也敬曰歸鄉隱逸自謂同之劉列仙傳曰赤松子神農時雨今幸

得全軀樹類樹類謂有亂嗣還奉墳墓盡問學道敬汝南人今隱雖不從政施之

有政是亦為政也論語孔子之言也言隱遁好道在家孝弟亦從政之義也吾年耄矣安得從子子勉

正性命勿勞神已害生憚於是告別而去敬字次郁清志高世光

武連徵不到

謝安善口微開居不修人倫新遷都尉通為功曹廳事前樹時有清汁呂為甘露敬曰明府政未能致甘露此青木汁耳辭病去意遠精學蛾腹中陰就虞延

授部舉李廉為上東城門候

洛陽城東面北頭門也

帝常出獵車駕夜還憚拒關

不開帝令從者見面於門間憚曰火明遼遠遂不受詔帝迺迴從

東中門入

東面中門也

明日憚上書諫曰昔文王不敢繫于游田呂萬人

惟憂

繫樂也尚書無逸曰文王不敢繫于游田呂萬人惟政之共也

而陛下遠獵山林夜已繼晷其如社稷

宗廟何暴虎馮河未至之戒誠小臣所竊憂也書奏賜布百匹貶

東中門候為參封尉

參封縣屬琅邪郡

後令憚授皇太子韓詩侍講殿中及

郭皇后廢

建武十七年廢

憚迺言於帝曰臣聞夫婦之好父不能得之於子

得猶制御也司馬遷曰妃匹之愛君不能得之臣父不能得之子况卑下乎

況臣能得之於君乎是臣所不敢言雖

然願陛下念其可否之計無令天下有議社稷而已帝曰憚善怨

已量主知我必不有所左右而輕天下也

左亦猶向背也言其齊等

后既廢而太子

意不自安憚迺說太子曰久處疑位上違孝道下近危殆昔高宗

明君吉甫賢臣及有纖介放逐孝子

家語曰曾參妻為梨蒸不熟因出之終身不娶其子請焉曾參曰高宗以後妻殺孝

子尹吉甫以後妻放伯奇吾上不及高宗中不比吉甫知其得免於非乎遂不娶

春秋之義母曰子貴太子宜因左右

及諸皇子引愆退身奉養母氏以明聖教不肯所生太子從之帝

竟聽許憚再遷長沙太守先是長沙有孝子古初遭父喪未葬鄰

人失火初匍匐樞上以身扞火火為之滅憚甄異之以為首舉後

坐事左轉芒長

芒縣屬沛國故城在今亳州永城縣北一名臨睢城東觀記曰坐前長沙太守張禁多受遺送千萬以憚不推劾故左遷也

又免歸

避地教授

避地謂隱遁也東觀記曰芒守丞韓龔受大盜丁仲錢阿擁之加笞八百不死入見憚稱仲建憚怒以所杖鐵杖捶龔龔出怨懣遂殺仲憚故坐免

著書

八篇曰病卒子壽

壽字伯季善文章呂廉能稱舉李廉稍遷冀州刺史時冀部屬郡

多封諸王賓客放縱類不檢節

類猶皆也

壽案察之無所容貸迺使部從

事專住王國又徙督郵舍王宮外

近王宮置督郵舍以察王得失

動靜失得即時騎驛

言上奏王罪及劾傅相於是藩國畏懼並為遵節視事三年冀土肅清三遷尚書令朝廷每有疑議常獨進見肅宗奇其智策擢為京兆尹郡多強豪姦暴不禁三輔素聞壽在冀州皆懷震竦各相檢勅莫敢于犯壽雖威嚴而推誠下吏皆願効死莫有欺者曰公事免復徵為尚書僕射是時大將軍竇憲以外戚之寵威傾天下憲嘗使門生齎書詣壽有所請託壽即送詔獄前後上書陳憲驕恣引王莽曰誠國家是時憲征匈奴海內供其役費而憲及其弟篤景並起第宅驕奢非法百姓苦之壽以府藏空虛軍旅未休遂因朝會譏刺憲等厲音正色辭旨甚切憲怒陷壽曰買公田誹謗下吏當誅侍御史何敞上疏理之曰臣聞聖王闢四門開四聰延直言之路下不諱之詔立敢諫之旗聽歌謠於路歌謠謂詩也禹置敢諫之幡解已見上禮記王制曰命太師陳詩觀民風鄭玄注云陳詩謂采其詩而示之爭臣七人以自鑒照孔曰天子有七人考知政理違失

人心輒改更之故天人並應傳福無窮臣伏見尚書僕射鄧壽坐於臺上與諸尚書論擊匈奴言議過差及上書請買公田遂繫獄考劾大不敬臣愚曰為壽機密近臣匡救為職若懷默不言其罪當誅今壽違眾正議曰安宗廟豈其私邪又臺閣平事分爭可否雖唐虞之隆三代之盛猶謂謬誤曰昌不曰誹謗為罪史記趙良謂商君曰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謬謬武王請買公田人情細過可裁隱忍壽若被誅臣恐謬誤以昌殺討埋埋以亡天下曰為國家橫罪忠直賊傷和氣忤逆陰陽臣所曰敢犯嚴威不避夷滅蠲死瞽言非為壽也論語曰侍於君子有三愆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也為歸臣雖不知壽度其甘心安之誠不欲聖朝行誹謗之誅曰傷塞晏之化鄭玄注尚書考靈耀云道德純備謂之塞寬容覆載謂之晏杜塞忠直垂譏無窮臣敞謬豫機密言所不宜罪名明白當填牢獄先壽僵仆萬死有餘書奏壽得減死論徒合浦今廣州縣未行自殺家屬得歸鄉里

贊曰鮑永沈吟晚迺歸正志達義全先號後慶易曰先號咷而後笑謂初凶後吉也申屠
對策鄧暉上書有道雖直無道不愚

申屠剛鮑永鄧暉列傳第十九



後漢書二十九

